

戰時記者



浙江戰時新聞學會出版

第二卷
第九期

浙江戰時新聞學會出版

戰時記者二卷九期目錄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九號

新聞紙的新途徑.....	蔣委員長
新時代的新聞記者.....	程滄波
黃遠庸先生.....	曹聚仁
中國新聞記者之將來.....	長江
法國新聞教育的改進.....	沈頌芳
霍華德的笑話(補白).....	野星
今昔雜誌市場之概述.....	性天
香港回望重慶.....	程滄波
在重慶作採訪.....	趙敏恆
新聞的新聞.....	悲天輯
戰事新聞片之戰.....	列齊
敵軍後方的中國青年記者.....	白萍
新都九位女記者.....	家粹
行都報業概況.....	則誠
紀念張蘊和先生.....	王之一
重慶各報副刊鳥瞰.....	辛子辛
漫遊傀儡劇場記.....	密勒氏評論報
無冤齊隨筆.....	鬼谷子
新聞界的反汪運動.....	王文彬
美記者楊格的遭遇.....	淑雲
廣告與報格.....	浙瀝
給美國報界的一封信.....	大公報

戰時記者

第二卷第九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本期零售每册一角，外埠另加郵運費

主編者 汪遠涵

發行者 浙江戰時新聞學會

出版者 金華塔下寺前街十九號 浙江戰時新聞學會

總經理 金華西市街 杭州正中書局

目	價	定	預
	半年	全年	時間
寄費在內	六期	十二期	期數
	五角	一元	國內
	七角	四角	國外



新聞紙的新途徑

——蔣委員長對中政校新聞專修班訓詞——

我國新聞事業，在最近四五年前，實有不少之進步；抗戰以來，進步更見顯著。舉其著者，如在能力方面，今之新聞記者不備習編輯之技術，亦多兼擅業務之經營；在內容方面，具體紀述之長篇通訊日多，無意義之社會新聞日見減少，而幾於絕跡；在技術方面多能戰勝物質缺乏之困難，運用粗劣簡陋之設備，而提高出版之數量與速率；在服務精神方面，則能刻苦耐勞，能冒險艱難。昔日新聞記者之工作地點在編輯室，活動範圍多限於大城市之俱樂部或機關團體，今日新聞記者之活動範圍，則為內地，為鄉村，為戰地與前線；昔日新聞記者習於悠閒與安適，今日新聞記者則多致緊張而勇敢。至於認識時代之使命，重視國家之前途，維護國策，遵守法令，更與昔日之散漫紛歧者不可同日而語。新聞界之進步足以發我國家民族之進步，此誠抗戰以來最可樂觀之現象也。

總之，今日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亦即為社會民衆賴以啓迪之導師。我過去五十年來國民革命之事業，其由萌芽而發展而成熟，皆賴新聞界有標榜之關係，其有長進退之勢，實賴新聞界之認識與努力奮鬥。凡新聞界之努力與建國方針相適合者，即革命之進展必迅速，其由萌芽而發展而成熟，亦必全賴新聞界之努力奮鬥。我新聞界之責任重大，實不應於前線衝鋒陷陣之戰士。如宣傳戰線，統一國語，振奮人心，一鼓過關，以建國而成人復興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義國家之建設，實為新聞界之責任。如宣傳戰線，統一國語，振奮人心，一鼓過關，以建國而成人復興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義國家之建設，實為新聞界之責任。

一曰善盡普及宣傳之責任。我國報紙銷行數量，較之世界各國實為落後，銷行區域，更有偏重於都市交通線之缺點。抗戰軍興，此弊漸見改進，今後應時必為地方報紙之日見推廣。內地對報，夙稱困難，然正唯困難，更有待於努力。新進之新聞記者，宜以卑賤禮之精神，向困難最多而前途最廣大之內地，散播文化之種子，提高人民之智識。使吾人之理想，宜使平均每五縣或三縣有一規模完善之地方報紙，印刷不索其精美，內容必期其老實，補社會教育之不足，為地方進步之動源。

二曰善盡宣傳國策之責任。一切言論記載，悉以促進我國國民獨立自覺之心，養成我國國民奮鬥向上心為旨歸，處處遵守抗戰建國綱領，時時不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其對新聞界之要求，不惟求其詳實，求其精要，尤當以中肯和善為中心，而後讀者始能切實而有益。其介紹國家重要政令也，不唯揭載法規之全文，尤當為之提示要點，解釋主旨，使國民輿論告語，由明法而進於守法。

三曰善盡報導建設之責任。余以為我國今日實已進入真正開始建國之一新時期，故報紙之使命亦隨之而入於新時代。昔日報紙之所重者為政治，今後應重經濟生產；昔日報紙採取新聞之主要對象為官署，為機關，今後應為農村，為工廠，為合作社，為一切生產之組織。報紙上之篇幅與其以人民不感迫切之實業新聞充數，無寧盡量介紹建設之實例，並討論生產改進之方法。吾人理想中之國家，為生產進步國力充實民生充足之國家，則吾全國之報紙即應於此方面多多致力，以為之先導。

四曰善盡發揚民氣之責任。吾人今日當努力抗戰，同時又努力建國，必善導國人，共向忠勇奮發之正道。奸邪在所必斥，正氣在所必揚；故積極方面應充分表彰戰區軍民英勇奮鬥之事實；消極方面，宜嚴禁輕視辱罵之文字，並掃蕩無聊之成分。吾人須知謙虛非即為枯槁之別名，而與味之養成亦自有其方法，新聞界人士悉心研究，自能得之，此於教育國民，實有甚大之關係。

總上所論，皆屬新聞界今日應負之使命而略示吾人努力之方向。中國經此艱苦抗戰之洗煉，其必能成爲一偉大而進步之國家，不惟我國民有此自信，亦爲世界有識人士所共信。然全功克竟之時，尚有待於吾人十年以上之努力，而唯奮鬥之艱難，爲最迅速而廣遠。我新聞界以日新又新導國民以前進，則國民必相率而前進，我新聞界能同德同心，扶持我國運於共同之正軌，則國民亦自必樂於奮鬥以趨於一軌。此則全賴新聞界在人才有新的補充，在技術有新的修養，以共負此千載一時之任務。余之此言，甚願善新聞專修班畢業出校之同學，深切體會而力行之也。

報人典型

黃遠庸先生

曹聚仁

昨讀讀王坤先生所著新聞學概論，（世界書局本）中有一節論及目前的戰地記者，推長江、陸詒、徐盈及我為最成功；我自己的淺陋，蝦蟆明白自己的皮色，且不必說，徐盈先生的戰地通訊，我亦極少看見，無從下論斷。若以我個人的私見來論斷，覺得劉尊棋，胡定芬，范式之及大公報的楊紀諸兄的通訊，都寫得不錯，蘇聯並駕，尚難評定甲乙。若說我心目中最欽佩的，只能說民國初元的黃遠庸先生乃是報人的典型；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當前報人羣中，求如黃遠庸先生那樣成功的，尚未有其人。（報人中，我也佩服徐彬彬先生的筆，較之黃氏，似遜一籌）。

黃先生，江西九江人；他的生平，以旅中找不到「遠生遺著」，無從詳細敘述。他是民國初年北京政治舞台上的天科，無論大罵小怪，或裝模作樣，或狂笑伴哭，或義正詞嚴，在他的天秤上都秤出分量來。我常說：遠生和魯迅兩先生，同是最熱情而又最冷靜的人，他們都用淡淡的筆觸勾出各種人物的魂靈來，做得同樣的恰到好处，尤其是勾畫出那一截陰影，連本人都得在反省時能自悟。魯迅先生寫一羣封建社會的人物，遠生則寫一羣政治腐爛的人物，魯迅却為舊勢力所仇視，遠生先生則被政治中人所嫉忌而犧牲掉了；民國四年，他被暗殺於美國。但是，他的報道和論斷，成為治中華民國史的史家們的共同依歸，不看過他的通訊，就不配談民國初年的政治動態，他已成為史學界的權威。他當時係國會議員，社會關係非常複雜，和政

新時代的新聞記者

程滄波

我是服務新聞事業前後十六年的一個從業員，也是擔任新聞教育數年的一個新聞學教師，我個人親自經歷新聞界時代的變遷，我個人也體認到新聞紙使命之更迭。記得去年某日，在子右任先生處，座中除主人而外，僅有張季鸞先生與我，于先生似有所感說：「今天座中是三代的記者」。我常常記着這一句話，常常把這一句話對同業談論，常常把這一句話對學生研究。我的意思是做記者要認識時代，那一個時代的記者，要特別從時代性中去求自己的建樹，從時代性中去求事業與個人的成功。

新時代是建設的，創造的，新時代的新聞事業應該不能例外，要求產生新時代的新聞記者，必須創立新時代的新聞事業。依我十年來所看到所研究的世界新聞事業，當然英美的新聞事業制度，頗受人詬病。因為他們是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他們受着少數人的壟斷操縱。但是就新事業論，英美的新聞事業總算真真有事業的規模。最近倫敦每日電報報主人刊行的「倫敦新聞事業」，他述倫敦新聞事業，無不敘述一個商業市場。在思想前進的人看來，似乎有點討厭，但是事業就是這樣一個性質。英美報館的股票，有市場；英美報館是一個投資的企業。資本家目光同樣注視到報館。英美數十年來的報界鉅子，實是報館企業家。北巖爵士是英國二十世紀的大記者，同時也是英國二十世紀的報館大企業家。我觀察中國的新聞事業，如果要望新時代中的報紙負起新時代的使命，必使新時代的報紙盡量企業化，報紙本身，必使成功一個獨立的生產的企業，然後報紙的各種機能，纔能充分發揮。新時代的報紙，該是機械化的報紙。不論印刷上的種種方面，該力求機械化；就是消息的傳遞，紙面新聞的充實裝璜，乃至記者記事論著，都應該盡量利用機械來充實。中國辦報的天才時期，早已過去了，策論式的論文，固已無所用之，幾篇文章叫座的方法，同樣是落後，印刷，發行，編著，都要採用機械化，機械化要有經費與組織，惟在整個報業企業化之後，經費與組織的問題方始解決。就以報紙培養天才記者而言，報館不能企業化，既養不住天才的記者，也培養不出天才的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嚴格的說也有五十年歷史。五六十年中的新聞記者，人數至多，但五六十年中終身樂於記者職業而不倦者，有幾人？此中原因，不定是新聞記者的外緣關係，實因新聞事業本身吸收不住特殊的才能。不久以前，有一位辦學的朋友對我說，他辦學目的之一，要使大學教授的薪俸至少與簡任最高級官吏同等待遇。這句話，是極低調，但是極中肯的話。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教育界，同時適用於新聞界。新聞界待遇的標準，還不應照官吏為標準的，應該以實業界為

治各派都有往還；他肚子中，先有一部清清楚楚的政治背景的底子，再把每一個人物的動作言論配搭上去，於是從正面從側面推求其用意，乃能做出「雖不中不道，亦不遠矣」的程度。他，白天到各種場所去和各種人物交接，到了晚上，串連起來，便是一篇不可磨滅的好文字。因此，連那位通天大魔王袁世凱都怕了他，一心一意想收買他終於沒有成功。

他對政治的黑暗面看得最清楚，對中國前途的危機也看得最清楚，而他又是一個最富國家觀念的熱情人，因此，在報端以外，他所發的議論常是非常激烈。手邊恰有一段他論民國初年政局的文字，（見論衡雜誌）現在看來，也還有些意味。

「吾國之所謂輿論，惟是各據一方，代表其黨派之勢力乎？抑負有發揮其所主張之真義公理以求國民最後之判斷者乎？今以大借款為例，甲報，今贊成而前反對，乙報，則今反對而前贊成；甚至同在一時，贊成甲之借款者而不贊成乙之借款，贊成乙之借款者而不贊成甲之借款；——同此一一人，而前後有若此之別，同此一事，而出入有霄壤之分；大略略盡古今，橫豎一國，所謂政治家者，未有如吾國今日之政治之無節操之無主張；惟是一以便宜及便利用事，推其原由，不外所爭在兩派勢力之消長，絕無與於國事之強弱而已！」

他對於輿論的不健全，批評多麼深切！民國四年，他耐不住政治黑暗勢力的壓迫，又覺得中國前途太黯淡了，才離去祖國到美洲去遊歷的。去國以前，會寫一信給甲寅社的友朋，大意說，中國的前途，決非專從政治着眼所能奏效，必須發動一番語言文字的大改革運動，使一切問題和民衆發生直接交涉，才有辦法。他當時可說是一種感慨，但恰正是一個預言；那年，他便死在美國。他死後第四年新文化運動便起來了。

他是中國新聞界的彗星，他是中國政治界的天秤，他是中國社會動態的預言者；我們報人羣中，還沒有一個能追上他，我們得努力追上他。

標準。新聞界從業員的待遇，應該與實業金融界有同樣的水準。這就要靠報紙的企業化，新聞事業的企業化，要靠報界自身多產生組織的人才，業務的人才；同時社會中間才能之士，要換目光去看新聞事業，要看新聞事業不定是賠累的事業，而是名與利俱的事業。

我們社會的落後。社會中能容許這種事實的繼續存在，與這種語調的流行，是社會一個恥辱。社會中高等文化知識分子，是不應該清苦的。社會不應該讓這許多人清苦，文化知識分子亦不應自安於清苦。為什麼教授與新聞記者不能得着人生應有的高尚物質生活？為什麼高尚物質生活只能讓官與商或半官半商的人去專有？在近代社會中，清苦是表示生活標準低。低標準的生活環境中，不能發達智慧，不能充實本能。一個社會中若盡使官與商或半官半商的人肥頭大耳，去發達滋長，這個社會就是落伍的。文化界生活標準的提高，是社會的責任，也是文化界自身的責任。以新聞界而論，我們從事的事業本身，是一個企業性質。要使新聞事業發達，要使記者地位提高，要在我們自己一羣中鼓勵企業的組織的人才，我們要從本身事業上去充實我們事業經濟，從本身事業上去提高我們的公私地位。新聞記者不能洗滌找津貼，謀補助的惡濁思想，新聞事業前途依然是黯淡的，新聞記者的地位也將永遠難提高。

關於新聞事業企業化一點上，我們聯想到國家的新聞政策。新聞事業在將來，必要發達，新聞事業將來也必然企業化，都是固定的趨勢，是否讓新聞事業循着歐美的故轍，去自然演進？還是像蘇聯義大利的道路，由國家預為之謀？這就看國家的新聞政策。國家對新聞事業每年的用費，數目并不為少。新時代一切在建設中，對於未來的新聞事業，如果認為負有重要的使命，不僅對記者應有期望，對新聞事業應有政策，眼前與未來重要的，是管理事業的政策與方法，而不是記者的個人。抗戰以來，政府注意宣傳，然事實上尚少注意新聞事業。舉個淺顯的例罷，新聞印刷最重要的紙，及其他原料，政府各機關似乎不甚十分注意，代為籌助，新聞界本身出生入死，終歲辛勤，可以說盡是為它的。新聞事業的充實發達，固待報界的本身，還須政府的協助與管理。新時代的記者，依存在新時代的新聞事業上。

新時代的新聞記者，既須認清時代的使命，還須了解實現使命的工具。實現使命的工具在組織，在事業。現在的新聞事業跟着抗戰演進到又一個時代了，記者的技能，記者的盡責，都須在完美的新聞事業中去養成與發揮。新時代的記者，不僅要拿筆桿，還要拿算盤，用儀器。新聞界目前最需要的人物，是事業家，組織家；有了組織與事業，新聞紙與新聞記者纔有方法完成其使命。

中國新聞記者之將來

江長

中國新聞記者在今天，還沒有一般地被社會尊重。

本來新聞記者這種職業，在英美民主國家裏是自由職業的一種，和律師，醫師，會計師，攝影師，工程師等一樣，專靠自己的技能來生活，而以自己獨立自由的地位服務於社會。特別是新聞記者比律師還要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單憑一枝筆與社會相見，如果自己不苟私情，可以最公正的態度，報導正確的新聞，發揮正義的輿論，可以代表人類的真理而講話。故新聞記者之職業，就其理想之狀態言之，實無愧於「無冕之王」，而為社會所尊重。

在法西斯國家中，新聞記者完全是獨裁政府的一「傳聲筒」，新聞記者很難表現自己的意志自由。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以前，德國的內政外交是一直地「反共」「反蘇」，那德德記者除了反共反蘇外，不能其他的公開意見。希特勒一變而不反蘇後，德國新聞記者也沒有人敢於公開「反蘇」了。至於社會主義的蘇聯，新聞專業完全是國家宣傳教育機構的一部份，不是私人可以經營的，新聞記者是國家公務員的一種，而不是一種「職業」，更不是「自由職業」，這和英美與德意兩類都不相同。

中國今天的新聞記者，上述三種情形都有。中國的政治在急劇變化中，中國新聞記者的地位也在急劇變化中。中國政治向什麼方向發展呢？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一定向憲政民主之路發展。為什麼？因為只有走憲政民主之路

，中國才能得救，抗戰建國才能成功。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提出了民權主義，在建國程序中以憲政時期為革命進行之最後政治目標，直到抗戰已經兩年半之後，政府並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討論憲政。這證明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不但是像中山先生那樣先知先覺老早說出了中國政治之前途，而且實際政治進行上，亦不得不以憲政民主為依歸。

中國政治之民主前途，當然是反法西斯的。同時就其最近階段言之，也和英美及蘇聯的民主不同，而是各階層聯合的革命政權。這對於中國自由職業之發展，有其極好的前途。作為中國自由職業之一的新聞記者，雖在抗戰過程中，受盡艱難辛苦，但在未來的前途上，實有無限的優美園地。

憲政民主實現之後，中國新聞專業，仍然有一部份是各政黨直屬的機關報，但私人經營的報紙，通訊社，必定大量出現。私人經營的報紙通訊社大量出現之後，中國新聞專業將起重大的變化。

首先是報紙，通訊社間的競爭，在未獨佔階段以前，競爭必然促進進步，所以不論在言論上新聞上設備上和人才上乃至發行技術上都得力求進步。

其次，是新聞專業的發展領域言之，由於國民經濟與文化水準的十數提高，更因為交通便利，與造紙工業和印刷工業的發達，報紙之銷數將數十百倍於今日。日銷數十萬份的日報將習見於全國各重要都市。報紙發達，則通訊社事業亦將隨之而活躍。

因為新聞專業一般地發達了，全國需要大批的新聞記者來工作。從另一方面言之，新聞記者求得工作的機會遠比今日為容易。而且靠自己的技能來生活，也比今天某些情形講來可以高貴得多。

只有得到了獨立自主的地位，新聞記者這個職業，才可以令人尊貴的。為了我們這個光輝時代的到來，特別是為了從我們這一代以後的新聞記者尊榮地位，我們如果離開了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燦爛的將來是不能想像的，換言之，必須三民主義真正能實現，我們新聞記者才有前途。

我們用什麼方法來促進我們的將來呢？當然還是要先團結我們自己，以一致的步調，來推動輿論，用輿論來推動抗戰建國事業。



法國新聞教育的改進

沈頌芳

各科學成立的條件往往在它的對象特別發展以後，經過相當的磨擦，然後奠定了學術的基礎。如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及文學，都有很悠久的歷史。新聞學的對象是報紙，而現代報紙的歷史只有二三十年，所以新聞學在各科學中還是後進。在這短短的二三十年中，新聞事實是突飛猛進，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報紙最初是由個人小手工業的經營，而現在已經轉到偉大的企業；由石印平版手搖轉到大型高速度的輪轉機，造成每日出版二三百萬份的突破。以新聞的性質而論，它的空間目標對全世界的活動每日作一有系統的報道；時間目標對世界史進行的過程中作最直接的最新的記錄。報紙是一部活的歷史，因新聞的內容愈來愈複雜，為了使新聞學的研究如何具體化？新聞記者怎樣養成？新聞教育應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本文任務僅在介紹法國新聞教育機關，茲述其概況於下：

(一) 新聞史——述通信的起源，初期手書新聞，印刷新聞，古代定期刊印物，年刊，月刊，季刊，月刊，週刊新聞，初期政論新聞，宗教新聞，學術雜誌，輿論變遷，印刷發達史，近代新聞事業，二十世紀通信方法之進化觀。

(二) 比較新聞學——述十六世紀英法新聞形態，十七世紀各國手書新聞，十八世紀英國新聞事業，法國西大革命時代的刊物，歐洲通信員的活動方式，十九世紀拿破崙時代的新聞事業，世界各國新聞史的變遷及其現狀。

(三) 報館組織——述現代報館觀念，營利企業，內部各門研究，例如發行，編輯，採訪，通信事務，技術的設備，材料整理及新聞以外的附屬事業，如發行年鑑，地圖，郵報及各種專門雜誌等。

(四) 新聞行政——述新聞與國家的關係，新聞與輿論，輿論的作用，新聞責任論，新聞犯罪論，編輯人與發行人的地位，職工契約保證制度，新聞的具名與匿名，記者與法律的關係，新聞記者的身份與發展問題。

新聞教育理論與實踐並重，實地研究更需要到報館去實習。茲據巴黎社會高等研究學校新聞部份所辦課程，大致分為三類：一為新聞學理論；一為新聞學應用技術實習；一為一般科學智識。分為十門，必修與選修課程如下：(A) 報館管理法——報館組織之過去現在及將來，編輯部，採訪部，政治部，國際部，社會部，文藝部，戲劇部，音樂部，無線電部，體育部等各部研究。(B) 報業法規——外國出版法，誹謗名譽罪論，法規適用條例論。(C) 新聞史——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報業進化史，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〇年報業革命史，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報業發達史，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報業托拉斯史。(D) 新聞與科學——科學發達史，報紙科學化時期，報紙經濟化時期，記事新聞與空想新聞時期，無線電放送時期，各種傳播新聞之技術。(E) 政治學——民族研究，政治制度，議會選舉制度，政黨分論，輿論與宣傳。(F) 國際學——國際關係，國際聯盟，國際法，歐洲美洲亞洲分論，殖民地研究。(G) 經濟學——近代經濟與世界經濟恐慌，戰前戰後各國經濟情形，金銀問題，各國對經濟恐慌挽救情形，統制經濟。(H) 工程管理——印刷，排字，製版，印刷機器構造研究。(I) 事務管理，廣告部，發行部，通訊部。(J) 實習，實習編輯，調見，國會記錄，社論，特寫，評論，文藝寫作，史記。

霍華德的笑話

野星

英國合衆社的首領霍華德，要算現在世界報人中最成功者之一了。然在歐洲大戰之際，會鬧過一場笑話，幾乎使合衆社放棄掃地。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休戰的空氣已經很濃厚，霍華德身在法國。一天，他從法法的美無敵軍司令處得到一個驚人消息：「明天就停戰了！」他如獲至寶，馬上用電報通知總社，次日，凡是霍華德電報中二十多個同用合衆社稿子的報紙，一致登載停戰消息，事實上，美國軍隊仍在西線與德軍作戰。

這給合衆社的社美聯社以嘲笑資料。經過了多年之努力，合衆社之威名才得恢復。



今昔雜誌市場之概述

· 性天 ·

由於二十餘年來文化人的從事新的文化運動，把整個中國的出版界變了個樣兒。以前在號稱文化水準最高的北平，跑過了一條泥土馬路的琉璃廠也難得找到一二本稱做最新出版的書籍。現在呢，雖說是在一向文化低落的重慶，只要走過武庫街，就會領悟到一種有力底文化的吸引，不由你不到那些燈光輝煌的書店裏去觀光一下；而在那裏能看見琳琅滿目的各樣的最新出版的雜誌。

從一個極少有新書出版的時期，能進步到目下這個每天有幾種雜誌出版的時期，這固然是些文化人的努力，不過亦是偉大時代的變遷與促成。但，我們不能以為這為滿足，我們還需要格外的努力，要設法從空虛到充實，由局部到普遍，更要從散漫到集中，由零積達到最高峯。

我為引起每一位從事文化工作的同人們的注意，來共同向同一目的而努力起見，早想對於最近的雜誌市場的情形，作個簡單的報告。但又恐怕述而不詳，詳而不確，徒然引起種種誤會，所以不敢輕於執筆。這次的動手，可說是有些大胆了。不過，我終希望着這件工作能夠圓滿收場。

要說最近的雜誌市場，不能不略為提到過去出版界的情形。這些情形，雖非重要的史料，確亦很有足供我們參考的用處，我們首先要提到的新文化運動發達後的新書出版情形。當新文化初發動的時候，所有出版的趨勢，既不是書籍，亦不是雜誌，而只是報紙的副刊，俗稱「報屁股」。這些報屁股的風行是五四運動起而北伐時期為止，乃最狂盛之時。再以後，就沒像以前的被重視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出版界的眼光已經注意到更進一步的工作，那就是出版新書與雜誌了。只是最初的出版，還是這些由副刊上剪下來而重編成的小冊子，以後始有大部稿子的發行。這些新書的出版，造成了北伐時期的新書業的最興旺的一代。那時出版的書籍，前無比較，後無繼承，定價之昂，固無論矣，而銷場之大，亦不可倫比，所以因出版而起業者甚多，真可謂新書業的黃金時期。這些出版家，真不知道他們命運有多久，新書只管一本一本的出版，定價只是增高不減，於是讀者由本本買的變成了選擇的買，由選擇買的，變成不

香港回望重慶

· 程滄波 ·

抗戰開始後，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三次到香港的觀感每次是不同。抗戰後第一次到香港，還在二十六年十月末，記得離港之日，正是各報登載日軍在杭州灣登陸的消息。第二次我從歐洲回國道經香港，正值徐州大會戰的前夕。離開香港快二十個月了！這一次重來香港，觀感較前兩次是不同的。

前兩次到香港，香港路上所遇見的同胞，觸目皆是，香港的房屋旅館無一不擁擠。前兩次在香港遇見的同鄉，口中雖不說明，神情間似乎表現得到香港為幸。在過去兩次的感覺中，香港的氣候地形，雖然對「外江人」極不相宜，而「外江人」來者視為樂土。這次到香港，在我短促的旅程中，所見所聞的，與上兩次有一個特殊的不同。到香港後第二天遇見幾位友人，他們開口說在香港航就膩了。急急想到內地去吸收一點新鮮空氣。後來陸續與許多居港的人晤談，他們一致表示要回到內地去；他們談吐中，對重慶表示仰慕，透露熱情。重慶的轟炸，重慶的物資艱難，在居留香港的朋友們都是很清靜的，但在我二十天的旅程中，香港的朋友們一致熱望着想回重慶。要到內地去看看，我最感興趣的一次談話，有一位朋友忽然對我說：「我們常住香港的人，最擔憂的便怕被人遺忘，香港不能再就下去，再就下去我們的姓氏全要被人家忘記了。」這類的意態，我所覺察到不止一次，而且表現這種意態的人，不僅在青年，亦不

僅限在智識分子。
香港對於重慶——全幅「內地」的代表，確實比以前增加許多興趣。這種興趣，中國人方面如此，外國人方面亦然。中國人方面對於重慶的興趣，是關係死生的注意，外國人方面對於重慶的興趣，是關係世界全盤治亂的注意。重慶是現時中歐戰時的首都。香港是戰時大英帝國在遠東勢力最後一個根據地。我在香港旅居中，遇見不少歐洲新來的旅客，在旅館中閒談，許多人告我，他們到了香港，終想上重慶去一次。重慶在香港被人仰慕着，重慶在歐洲在世界更被人注視；歐洲及世界多少人民的熱情，都向着重慶噴發，我在香港訪晤外國朋友多次，種種情緒是極普遍的。在這一抗戰中，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是不

買了。結果，書籍的銷路，一落千丈。給了這新書業嚴重的打擊，於是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不幾年光景，出版界便又蕭條起來。

就在這樣的時期，一般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們，於歐美這些新書業的主持人之後就分頭出版小型的刊物。到了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人民渴望着輿論的領導，於是一時雜誌的出版，如風起雲湧。牠的定價既低，出版又迅速，解決了十餘年來文化的飢渴問題。這種小型的刊物，雖在當時環境之下，不時受停刊停郵等的處分，但不避艱苦的掙扎情形，雖不說絕後，至少是空前的了。

然而時代的前進是不停止的。到了七七事變以前，全國又有了各項專門學術雜誌的發行。就是一般的雜誌，亦均較長篇專稿，都是洋洋數十萬言的大刊物，統計那時的雜誌約五百餘種，創雜誌出版界的最高紀錄。

在那時候，我會對於這些雜誌作個相當的調查，其情形大概是這樣的：
一、期刊的出版，大概是分三日刊，週刊，半月刊，月刊以至季刊等。就我當時的考察結果，最受人歡迎的，在銷路方面比較佔優勢的是：文字刊物的半月刊，圖畫刊物的月刊。這是一件很顯明的事實，而且是有其絕對理由的。

二、雜誌的特色是定價低廉，但是低廉之中，又有研究。在一方面固然是定價愈低愈好，但能將內容充實，比之價廉尤為有效，故每一有銷路的刊物，並不是價錢最廉的小型刊物，而是價值稍高的厚本子。
以上兩個結論，不但以往是如此，以後恐怕也是如此，這是足供大家參考的。

自從七七事變以後，局勢疾變，出版界情形，亦亦隨之而異，固然有不少的刊物停了刊，也有許多刊物因需要而誕生。這些刊物的出版處，由京滬而移武漢，終於又由武漢而移至行都。雖在印刷極度困難期中，而刊物的發行，并不比以往減少。而且滬港兩地仍為文化人的工作處所，出版的蓬勃並不亞於行都。直至目前為止，綜合各地的出版物當亦在五百種之譜。在這許多形形色色的雜誌市場裏，誰亦想不到有不少的可供玩味的出版物，但是我們仍希望能在原狀下促進出版界的發展。在目前全國人民都受着時代的鞭策而努力求知的時候，刊物的供給自然有其相當的需要，所以刊物種類的增加，是無足為慮的。但是我們願意各種刊物的出版，能够達到其相當的任務與使命，則必須注意下面幾件事：

一、每一刊物的發行，在原則上務使銷數與印刷量能够相符，而這種數的收入至少能够保本。倘若不能維持這個原則，久而久之，必至會到說

能漠視的，重慶在這次遠東戰爭中，無疑地造成歷史上一個最光榮的地理名辭。重慶今天為甚麼可以被人欣賞仰慕？不是因為重慶的風物，更不是因為重慶的物產富源，因為重慶代表中國，中國幾百萬戰士在前線與日軍拚命，中國幾千萬人民在後方為國家掙扎，在國門口的香港，一般人對重慶有這樣的感想：在歐洲，在世界，重慶被人的重視，是事勢因果的必然。重慶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不但維繫了東亞的安危，也屏藩着世界的和平。去年九月歐戰爆發後，重慶在世界政治的地位上增加了重要，重慶在香港人的心目中，也增加了唇齒安危的觀念。

香港割讓於英，轉瞬將及百年。這一個海島轉讓的百年紀念日，在中英兩國邦交那樣變化中轉度，這一個小島的命運，確是極饒趣味的。香港的開發，在中國外交史上開創百年來的變化。中英兩國邦交百年來經過許多次變化，一九二五年以來，英國對華外交的轉變，徵明英國人時代眼光的遠大。國民政府成立後英國對華的友誼，中國人民至今懷着。在我個人，本來是受過英國教育的人，當一九三七年年底，南京陷落之前，我們初到倫敦，那一時期英國人民對於我國的同情——真摯熱烈的同情，就我當時在倫敦市街旅館所得的慰藉，六個月在美旅行所得的英國人民對我各種親切，我至今永懷着：我終覺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受文明滋養的民族。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無論怎樣變化，離不開多數人民的公意。三年來的香港，有滾滾像英國人民對我的熱情，我不敢違作答覆，但是香港對重慶的友情，是大家承認的事實。我到香港，想起兩年前我在英國所親自感受的熱情。現在英國也在對外作戰了，英國有識之士必能相信：今後重慶的運命，不但與香港益加密切，與西方民主國家及世界和平更成一環，重慶政府是代表中國對世界侵略主義者用全力打擊的第一個國家。兩年半的抗戰，不但替東亞清軍重重積案，也同時替世界清算各種血債。重慶在東亞擁護着英帝國的生存。重慶在將來還能替西方民主國在外交上做一個聯鎖。這一句話不久就要明瞭了。將來更是顯明的一個局勢。

重慶的山河形勢，許多地方類似香港；重慶的居民，同樣要走着高低的山地，同樣要坐渡輪到南岸。抗戰後方根據地並不在一處，而重慶則在政治上十

期，由脫期而到停刊，這是一件最不幸的事實，所以在每一刊物發刊的時候應予以週詳的計劃，同時對於讀者對象，應有深刻的研究，因為刊物的發行，是專為供給讀者的需要的，而不是為出版者自己讀的，所以必須使之發生興趣，有取益處。近來市上頗多不受讀者歡迎而需要的刊物，以致印刷之量不能與銷數相符，這是極其浪費的，在抗戰時期，我們深以為不應有這種現象。

二、雜誌原是期刊，所以在原則上是必須按期出版。如果一個刊物不能按期出版，其銷路就要大受影響。在日下印刷極度困難情形之下，刊物的出版期，切不可過短。與其創辦週刊，而至每必脫期，不如改週刊為半月刊，甚或改半月刊為月刊。以使材料從容徵集。不過關於時事性質的刊物，終以半月刊為宜；否則，必定會使其內容時時變成陳腐，而被讀者所厭棄。

三、日下文化水準已相當提高，故各種刊物的內容，不能不有所專長。小型刊物之不宜於普通市場，就是因為限於篇幅不宜刊登長篇專稿。此種長稿專論，儘管各國其說，自必各有其讀者。如果是隨聲附和，而至于千篇一律，當然也決非讀者所歡迎。所以在刊物出版的立場上，沒有這一點供獻文化的誠意，或者能力，那也是一大問題。我們深深地感到編輯出版刊物的工作，不是任何人可以幹得的，是需要有相當修養或經驗的人，而且可以說是以編輯為終身專業的人的業務。

以上三點，是雜誌市場裏的比較不能滿人意的現象。我們服務文化工作的人們，終希望已滿收獲的成績永遠保留着，未來的更要比過去還要更有成績，所以我們特地把這幾點意見提出來。

至於讀者方面的情形，當然是簡單的多了。在日下真正的讀者，還是一般青年，雖然，亦有許多老幼人以至老年人，肯到書坊裏去看書報，或新出的雜誌，但終不過是極少數而已。而青年的需要是真理，不是宣傳，青年所尊敬的是學問，不是口號。但也有一般有閒階級人士是專買類乎雜誌的刊物的。這證明青年以外的讀者對象是思想落後的。

足代表戰時的中國，惟在重慶可以觀察戰時中國的偉大；惟在重慶可以推測將來中國的希望，藍布制服，破爛的皮鞋，飄揚的旗幟與標語，在許多景象中表現緊張與活力。在許多情緒中透露安定與堅強。重慶的景象是嚴肅而簡單，重慶情緒中只有國家，重慶的喜怒哀樂只有勝利與建國。我們看不見不合理的奢奢，聽不着涼血的諷論與謠言，這是戰時的合理狀態。這是簡單的成功基礎。同時在重慶有豐厚的物資，有通達的交通，有優美的週末休息地帶；食物限制等名詞，重慶老百姓沒有聽見過。

重慶是眼前自由中國的代表地，重慶的印刷設備雖困難，重慶的刊物最發達。重慶一地有十幾家全國領袖報紙，去年五四大轟炸後，重慶全市各報合作出版聯合版，這在世界報業史上是一個新紀錄；重慶的報紙，彙集戰前京滬平津各大報，今日重慶報業是報人各展身手的好地方。由重慶到香港，香港的文化水準三年來提高不少了；香港能有日方的報紙與通訊社，以及漢奸的刊物，但是香港的輿論，全被我們的正論所籠罩住；關於這一點，全國上下應該對香港的報界同業表示感戴。香港報界同業於戰時對祖國的貢獻，不是徒然的；全國報人在抗戰時對國家的努力也不是徒然的。在歐美，一個戰地記者會受着公眾的崇拜。但是歐美的戰地記者，可以成名也可以發財，中國戰時的戰地記者與一切報業從業員，既不想成名，也無財可發，中國全國戰時記者的全羣，心目中只有一個國家觀念，這種純潔的服務美德，是這次戰時文化界中最光榮的現象。現在若干作家，已發出呼聲，希望公眾顧慮作家的生活，但是我想，我們這次在戰時對國家的努力，將來不會沒有報酬的，我們不必對若干發國難財的投機官僚或財閥眼紅，我們的地位，經過這次戰爭，我們的領導權更加確立了，浮面的享受，絕對不值我們絲毫顧慮的；我拿重慶一個新聞記者資格，要向香港的同業表示慰勞，我們在努力報國之餘，還應努力為本身專業的地位努力，中國報界在抗戰以後，也將到最光明的時期了。

到香港回望重慶，重慶被人仰慕，不是偶然；香港眼前的繁榮與安定，重慶是它最大的背景；香港人的安居樂業，要靠重慶的勝利，敵局的底定，世界和平的恢復，要靠重慶的勝利。這是一個重慶記者帶給香港朋友的贈言。

人們有一種說法，即是倘若你在中國就擱一個禮拜，你對於這個國家將可寫成一本書，若是祇留個把月，你只能寫成數篇文章；但若住一年以上，你連一點東西都寫不出。你住得越長久，你寫得越少，正確地說，你便曉得你所知的微小了。

對重慶的最好的報道並不是出乎所謂重慶特派記者的手筆，都往往是那數十位來來去去的作家和特別通訊員所寫的。我們這班長駐重慶的記者對於他們委實妒忌，當他們到了此地一直至離開的時刻，這班記者們，大約是一個星期或十天，簡直等於於一打串訪問、茶會、宴會，他們各替自己的書或專稿收集材料，過了幾個禮拜或數月，我們便可津津有味地讀他們的作品。有時它們還帶着教育性質的，我們更因此自慚我們所被派採訪的重慶的事物知道得太少了。

記得當汪精衛在河內遇刺時，通訊社便給我電報說：「傳汪被刺否？十月盛傳蘇俄新今復傳，速訪蘇蘇集新訊。」我曉得有一家美國新聞通訊社比人家格外好，它命令它的重慶通訊員立即趕往新報去採訪「新報大戰」的新聞。試想，照現在的交通情形，縱使那位通訊員能夠到達目的地，非值「新報大戰」，即是歐洲大戰也該結束了。這事使我想起一九二六年漢口狂熱時代，上海一家美國報紙竟電命一記者儘量到漢口以寫一篇自視記，去年冬天一個記者捏造了一個消息，說有數架日本轟炸機被炸毀於漢口，美英法新報落。那正是半夜時分，這個人把我喊醒，要檢查有關的電訊。這人的美大使館設於長江南岸，美砲艦杜多號亦泊於南岸的，半夜到對岸去可真是件容易事，河上並無橋樑，夜間渡船也停駛，就是白日到那兒去也是費力的，你得先搭渡船行了三分之二的路，然後改乘油船才達到南岸。提到油船，這又是一個故事——一個外國外交員在他的報銷中錄下一條油船渡南岸一項，一日他接到本國外交部的電報，命他船不可作為合法的開支，只准汽車和電車，因此後來便供給政府報銷「坐電車到南岸」了。

趙敏恆作

在重慶之作採訪

久如譯

好了，再回頭說南岸，你到了南岸便可乘坐輪子到美大使館，或他艦，作你的採訪工作。

兒打電話是很費力的，就是今天，自動電話還只限於西區，如果你要打到南岸去，你不知費多少氣力，因為只有一條線接南岸。

把故事縮短吧，我們畢竟用了三個鐘頭的工夫從電話中得悉那個消息的無稽。那一天長江從蕪湖到漢口這一段根本無美國兵艦，因此以前所費的精力只能寫成兩個字的電報——「無稽」。

新聞的新聞

世界報紙展覽

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為提高新聞學術之研究，及明瞭各國新聞事業之概況起見，特擬於本年七月七日在重慶舉行第二次世界報紙展覽會，現正積極籌備中。世界各國報紙收集工作。

記者招待所

四月間在渝餐會上，有籌設記者招待所之建議，因自去年八一三各報復刊後，渝市半數以上報紙散佈郊外，各報人員進城時苦無歇息之處，殊為不便，若擇適中地點，寬屋舉辦一招待所，供多數人小作勾留，少數人下榻，則至為經濟。且外埠各報本國記者若在渝難覓適當住處，亦可借宿。當經潘公展贊同，並囑尤中宣部必盡力幫忙。各報報委會當推選潘公展、陳銘德、周欽岳草擬計劃，積極籌備。

香港記者學會

中國新聞學院為香港青年記者學會所辦，第一期業於去年冬結業，畢業生六十餘人，除一部派赴戰地工作，其餘留港同學組織中新通訊社。該院第二期已於三月十一日開辦，三日舉行入學測驗。修業期限為四個月。茲將該院本屆教職員探錄如下：院長郭步陶、副院長金仲華、教務主任譚思文、講師吳範雲（報館經營法）、王啓熙（新聞編輯法）、徐錦成（新聞評論）、羅吟圃（現代政治）、譚逸亭

讀了報紙，我們總以為在重慶採訪中國的戰事新聞是一件很難的事，看是這樣看法，可是實際上並不如此。戰事新聞毫不麻煩，這個中日戰爭並無確定的戰線，戰爭是在十二個省份中進行着，在所謂淪陷區之中幾乎每一城鎮就是一條戰線，因此中國或外國的報紙與通訊社，除了中國官立的中央社，皆不派特別記者到各戰線去實地採訪，就是蘇俄的塔斯社也放棄了這件工作。在某一時期的塔斯社在華的通訊員達十二人。

報館或通訊社或者可以自派人員去前線的，可是這又有何用處呢？在游擊戰地帶戰線移動無常，在有些地方正常的交通已不存在，有幾處雖然設有電報，電話，無線電等物，可是都遠在戰線之後。加之，這些通訊工具已忙着應付軍事需要，沒有空暇給你用的。

當漢口撤退之際，我的妻從湖南桃源拍一個電報給我，說她正坐車赴重慶。她於二星期之後到了重慶，可是電報比人還遲，那時湖南與廣西的電報皆用郵遞。

中央社給重慶的通訊員解決採訪戰事新聞的問題，它於各戰區的司令部設立分社及無線電台，直接與重慶總社聯絡，總社集合各處的電訊用中英二種文字發出稿子；當緊要的戰事發生時，軍事委員會的作戰部也出戰報，它的軍事發言人於每星期二作一報告。

這種情形，人們必定以為重慶的通訊員除了收到一些中國官方的宣傳之外，再不能採訪戰事新聞了。這話是不正確的。中國政府對於發表戰事消息的政策是非常簡單的，即是據實報告。中央社恪守着這政策，每位派往前線的記者再三受指示必須報告真實消息，該社社長對我說，我們不發消息則已，一發出來必定是信實的。

重慶的通訊員彼此難得有競爭：第一、所有重慶的通訊員皆從中央社或作戰部收到新聞。第二、消息到達重慶的時間也使通訊員們不會競爭。中國的記者們都是這樣相信，倘若你把電報在早晨四點前拍出去，趕到給第二天的晨報用，你總算做完了事。所以中國各戰線的新聞都在深夜裏傳到。這些電報任何記者都可在早報上讀到，重慶實在找不到什麼通訊員在夜間等待這些消息，他們通常都是在早晨時讀報紙，然後把重要的摘下來。

作戰部是在有重大事件發生時才發文告的，如某地大捷，華機出動等等。這些大事，人們也不會與你競爭，或使你誤事的，因為這時候宣傳部比你自已還關心。

最費事的却是那些官方的聲明書、宣言、演講詞，有時候你明明曉得那一天它們會發出來的，至是否准定發出則可難說，你預先拿到一份也沒用途，因為它們常常臨時修改，一直到了正式發出之時，它們便失掉面目了。再則，這些聲明書、宣言，講演詞總是在夜間送來。白天裏你可做事，這些不來，偏偏在夜間，中央社，外交部，或宣傳部却派人送來這些玩意兒，其長又往往是數千言的，這真叫人忙死，須把其妻取出向各自的總社拍發，上海、紐約、巴黎、柏林、莫斯科、或倫敦，准時趕到。

於是你所預定的晚間節目便會糟塌了，當你把電報拍出了之後，你便感到精疲力倦，睡下一頓冷餐，狼狽地跑到窩中睡覺。把你弄得更難堪的便是你於早晨醒來時，社裏反來個電報，打你的官話，說你昨晚跑那兒去了，他們收不到你的電報，等東查西問，結果才知道你的電報因其某緣故給扣留了。

在電報的另一端的編輯先生並非老是惱怒着，他們有時節也會給你來個電報，正像拍拍你的背，向你道賀，「你的轟炸報告寫得真妙」。

（中國報業發展史）、盧豫冬（軍事新聞）張問強（社會新聞）、梁式文（經濟新聞）、林煥平（新聞文藝）、梁若塵（新聞採訪法）、鄭森禹（資料整理法）。

美國駐倭記者

楊格過滬返美

茲由日本乘安國丸偕夫人及其愛兒，於四月十九日來滬，小駐十日返美。楊格前在東京時，於一月二十一日被日本警視廳認為散播軍事上「不正確」消息加以拘捕，監禁兩月之久，旋由東京檢察廳按陸軍刑法第九十九條起訴，經東京法庭於三月二十二日判處有期徒刑六月。惟因楊格為美國人民，按照美國法律，人民享有絕對之言論自由，同時導導係在報界服務，故准予緩刑三年，楊格遂於次日出獄。據悉楊格被捕之理由，不外因其在日本報紙發表關於中國情形之文字，被敵當局認為搖動民心。又楊格曾在東京帝國旅館與日本及外國友人舉行談話會，亦遭敵當局之忌，遂予逮捕，但以楊格為美國人民，又不致過於為難，遂以緩刑了結。

中央社報務員

劉柏生君殉職

組報務員劉柏生，於四月四日敵機襲滬時，因公未及避，致受重傷，經送院緊急治療，終因傷過重，無法挽救，延至二十四日下午五時，在院逝世。劉君少年有為，在前方工作兩載有餘，卓著勞績，不幸以身殉職，殊堪惋惜。

滬品報發行人

被判徒刑半年

菲律濱人提亞陀羅，為華文小報上海「晶報」之發行人，該報屢載毀謗文字，經駐華美國按察署數度警告，該報竟不予置理。美按察署檢察長希爾茲，因此於日前發出逮捕狀，將提亞陀羅拘獲，令繳美金二百元保，提亞陀羅無力繳款，遂拘押於滬西華德路西牢一夜。此案於四月廿四日晨由美國按察使海爾密克開庭審訊，判處提亞陀羅徒刑六月。

這種血和雷的故事那裏會引動那數千里外的安坐在椅子上的編輯先生的興趣，坦率地說，採訪一個惡劣的轟炸是世界上最簡單沒有的事，那故事必定寫得好的。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便是在沒事之中勉強發出一些稿子，當真大事降臨，你却一點不用慌忙，你可發的東西委實太多了。遠處的編輯先生必定說重慶的採訪真令人滿意。就是在重慶，冬天的太陽只偶然晒一會兒，你不能天天有重大新聞，有些日子你實在連一點稿發不出來，可是你不能說服那些編輯先生說重慶也會沒有新聞的。這是重慶通訊員的能力測驗——能否把重慶老是在地圖之上。

採訪重慶轟炸的最理想的人物應該是一個害失眠症的賽跑冠軍。當照像機集中在重慶之後，日本飛機便不在日間光臨，它們改在夜間飛行，來襲者又分成好幾羣，轟炸的時間大約在晚上八點到早上四點，它們通常都是炸好幾區的。

就轟炸而言，重慶可分成五區：市本區為商業區，西區為政府機關所在地，江之南岸有美大使館及許多外人機噐，並有英美法砲艦泊着，西郊有大學，並有撤退市民的收容所，嘉陵江北岸係一人烟稠密的城鎮。

這是很可能的：在一夜裏一連數區，甚至所有幾區皆遭轟炸。當警報解除以後，你便要到各處去看看，在夜間，尤其是在轟炸之後，你不易在街上找到一輛人力車或馬車。除了塔斯社之外，重慶沒有一家報紙和通訊社在這汽油售十五元一加命的時節自備一輛摩托車，何況大多數的道路皆因被炸而斷絕。所以你還是走走吧，可是重慶是那麼大的城市，從西區走到市本區足足要花一點鐘。

夜裏從防空壕中跑出來，再到各區去看看，你回家時便是早上六、七點鐘，疲乏之極，當你把電文擬好，另一日的工作在等待你了。

一般言之，檢查員不給重慶通訊員麻煩，原為我們太清楚什麼是可以發的，什麼是不可以的，間或我們嘗試從檢查中偷溜一點兒，但殊鮮成功。有一夜嘉陵江北岸一個小軍火庫給炸中了，我曉得檢查員不讓我發這消息，所以我把這事如此形容道：「嘉陵江北岸起火，並有間斷之爆炸。」可是檢查員把電文送回來，恰恰將「間斷之爆炸」一句用藍筆劃去。

通訊員與檢查員有的爭論便是加送檢查的電文的份數。從前：我們只送兩份：一份給檢查員改批的，一份留存檢查處。有一天我們忽接檢查處的通知，稱嗣後送檢查之電文須備五份：一份備改批，一份存檢查處，一份送外部情報司，一份送衛戍司令部，一份送軍委會檢查處。通訊員接奉命令之餘，羣起抗爭，這事不只增加手續之麻煩，而且不經濟。因為覆寫紙一塊錢只買一張，印報紙九十元一令，於是檢查處立即收回成命，通訊員又只用送兩份了，其他三份由檢查處自辦。

大多數的外國記者是住在「好來氏客棧」。(好來氏 Hotel，即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氏之英名 Hollington 之簡稱，譯者按)，這是一所兩層的，有十五間的房子，係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氏的辦公處。它由一外國教士設計，四圍是竹籬，飯室另闢，只費二百元。不管竹籬會令人連想到什麼可愛的事物，它總不能擋住夏天的熱氣與冬天的朔風的，這班記者該給自已舉辦寒衣運動吧。

有一位棧客在夜裏還回來，因為門鎖不靈了，門打不開，他竟用肩頭壓開。僕役立即來阻，對他說，他這樣幹，整個棧可要塌了。可是事情也不太糟，啤酒賣十元一瓶時，其味特別佳，倘若你得不到好烟抽，吸吸四川烟草也不錯呀。

經刑五年，另罰美金十元，並警告以後務須鄭重
英文中國月報
第二期已出版
于斌主教所主辦之英文中國月報第二期已出版。書面為蔣夫人玉照，專著有胡適之「中國現狀」，及蔣夫人之「向全世界婦女呼籲保衛文化」等，而蔣委員長之六中全會閉會詞全文，亦慎重譯出介紹，使美洲人士能明瞭我抗戰國策，尤為珍貴云。

華美晚報被迫停刊三週

美商中文華美晚報，於五月一日因副刊揭載專文，內稱：「本人痛恨日人，願願殺之以為快」等語，故被工部局勒令停刊三週，按該報因類似事件而被勒令停刊者，已非一次矣。

我國各種新聞

蘇聯人民對於中國各種新聞極感興趣

蘇聯報紙讀者，尤其注意中國作家作品，蘇聯各種文藝雜誌，每期均刊有中國詩歌小說及素描的譯文。最著名的那米爾雜誌，上期即譯載中國趙之梅(譯音)之詩一首，題為「再見，但不是久別」。此詩在蘇聯風傳一時。「國際文學」雜誌，為最注意中國作品者，上期摘譯英名記者約翰勃脫蘭所著之「華北前線」一書。國家文藝出版社之計劃，亦包括大批中國作品的譯文在內。「中國一婦人」譯本即將出版，原著者為莊周(譯音)，描寫中國婦女在前後方的犧牲精神。中國青年作家羅凡一(譯音)的新書「中國好男兒」現正在翻譯中。

敵偽狼狽為奸

四月十三日有大量上

海英文大陸報，密勒氏評論報，寄往外埠，在滬郵局被敵方全部沒收。並有

戰事新聞片之戰

列齊

這次歐洲大戰一爆發，比較起空轟炸機或陸上的大砲還要強烈的宣傳戰，也立即開展了。在前一次大戰中尚未負擔過重任的新聞電影，到今天竟然跳上戰場的第一線

用新聞電影作為宣傳戰一種手段，這自這次戰爭發生之前。德國在十年前已將新聞電影收歸國家管理，而不斷地將謳歌納粹政權的影片，發送各地放映。前年，在當歐洲局面緊張的當兒，德國也就將本國軍備的精銳，開始作積極的宣傳。此外，還拍過許多目的在乎收穫間接的宣傳效果的影片。我們曾看過不少這樣的影片吧：在阿林匹克運動場上舉行的納粹黨大會儀式中，希特勒站在卍字旗前閱兵，無數飛行機的引擎聲，震耳欲聾……。

英國和法國對於這方面毫不示弱，比方去年春間「喬治第五」號軍艦，和法國「利修利由」號軍艦的下水禮，當局方面竟然在某限度內不顧軍事上的秘密，讓新聞電影攝影師自由攝拍電影，他們的目的，無非在跟同月內德戰艦「提爾比」號下水禮的新聞電影對抗。這三艘都是三萬五千噸新型的戰艦，在過去，決不那末輕易給人拍照的罷。當然，這三部新聞電影，都插進同樣口吻的說明，藉此暗示出我強彼弱的宣傳效果。

再看現在英、法、德相持中的西線吧：法國的馬奇諾和德國的齊格菲，前後都上過鏡頭。前者在港也放映過，後者據傳說德國在片中用威嚇和誇張的手法，把這一道防線作寫實的記錄。這兩部片子在中歐各國放映時，有極大的反響。

自從這次歐戰開始以來，我們在這兒已看過不少從戰地上攝拍回來的新聞電影。不過看得到的只限於美國的和英國的「拷貝」，其中尤以美國的居多。聽說德國是禁止外國新聞電影記者隨軍攝影的，所以除了德國政府自己拍的片子外，就算在美國這些中立國家，也不能多看一些什麼。法國也有點神經過敏，外國記者雖可隨軍，但底片却先經法國政府檢查，才能運出國境，多少有刺激性的場面，犧牲在剪刀下了。

然而這些條件不能拘束新聞記者在戰地上的競爭心。像前次世界大戰中，曾有一位新聞電影的攝影記者，因攝影西線戰況，在不知不覺間走進敵陣，攝影機中十六彈，而他本人也犧牲了！這是大戰時在陣地上攝拍新聞電影的一篇有名「插曲」。

本來，那時的活動攝影機已起運笨重，再配上三腳架，用起來當然萬萬比不上現在常用的手提活動攝影機，而攝影機械或技術

中文報數種，亦受同樣遭遇。各報不解敵方根據何種理由，加以沒收。又蘇州城內發現久未獲賭之上海中美日報、申報、新報、大美報等，售價昂貴，每份需二角，據查此項運送工作，大半由敵入主持，藉以牟利云。

近來上海各報工人，均接到汗派鼓吹「和平」之信件，另有引誘之字句，及指責各報中將有一非常案件一發生。

暴徒白晝橫行

四月廿六日晨五時，

襲擊大美晚報 上海有恐份子四人，乘汽車至愛多亞路停，當即以炸彈四顆，向美商所辦之大美報館房擲去，當即在馬路大爆炸，一人當場罹難，報館門前印刷工人四人受輕傷，暴徒於行兇後即向虹口方面疾駛而去。探捕追擊，流彈橫飛，暴徒卒被免脫。所幸該報機件無損，照常出版。事後該報特發號外，謂一本以往立場，與惡勢力無涉。該報編輯亦發表談話，謂此事關係南京之德租界主使，蓋一月以前德員體在南京對余揚言，「荷大美報未能停載反汪文字，則本人決於三個月內使該報閉門，雖有第三國之干涉，亦所不顧」。其意顯欲藉諸武力，而今次之事，則為第一步而已。按六個月前大美晚報華文版編輯朱懷公，即因反汪為奸人所害。

扣留搶劫報紙

三月三十日晨上海中

手段極為卑鄙 美日報在望平街發報時，又為敵方派出大批人員，實行強搶，以人力車裝載而去。幸該報事早有準備，故印刷部即行添印，以應讀者需要。大美報，神州日報，大英夜報同日亦遭若輩大批收買及強劫。敵方出此卑劣手段，蓋欲一手掩蓋其演出之汪逆「寶貝」醜劇，然欲蓋彌彰，此舉適足以顯其窮極無聊耳。

上海郵政管理局，自倭籍金旨謹一郎為副郵務長後，即任用不列等檢籍檢查員數十名，其薪給感較華籍郵員為高，專以檢查信件、報章、雜誌。茲

也比不上現代。所以那時的電影技術，在製作上受到相當的限制。近年來因電影技術的改良，底片運輸的速度增加，新聞電影達到空前的成就。

年前西班牙戰爭，新聞電影的攝影記者在前線就有過驚人的成就。美國攝影記者何普金斯，在巴塞隆那降落時，跳下來的士兵，一個被迫從飛機上用降落傘跳下來的士兵，和在地下的敵兵互相格鬥，但是這一段片，雖然在美國，也不能放映，因為場面太殘酷了！

義大利某新聞記者，曾竄進已被擊沉的弗朗哥軍的商船，攝拍新聞電影片，怎料船體爆炸，因此遭難。

這次歐戰，是繼續和擴大下去，新聞電影的攝影者，必將有更冒險，更壯烈，更不幸的事情發生。

新聞電影須受政府統制的國家，有蘇聯、德國、義國。蘇聯的新聞電影，我們在香港和上海曾看過一些，據說近來重慶方面，藉中蘇文化協會的幹旋，也常有放映。它的主題，大抵集中於宣示社會主義下重工業建設的發展，工、農民在改善着的生活待遇中如何的愉快，和赤軍——特別是赤色空軍的威力的發展。新聞電影有這一個特點：畫面明快，發展急速而有力量。

烏發（UFA）公司的佔多數，題材不外「烏發」的公報，正因為吹得太利害了，所以就這吹牛，亦發生不少問題。在愛利和正觀衆間，亦收不到什麼宣傳效果。戰爭發生後，英、法和美國却利用從前的片子，作一反納粹的資料。

義大利的新聞電影由包烈支侯爵一人所獨占，但攝影技術和宣傳方針，都非常低下，所以難談得上和外國競爭。

匈牙利這小國家的新聞電影，倒有相當成就，影片的發展，由一新聞通訊社獨占。英法兩國的新聞電影，決不在德國之下。但宣傳和報導的角度，完全不相同。英法的片子，着重事實，不論張，同時也不十分注力於宣傳。本國軍備的實力，它主要的還是在暴露敵人的兇暴，以吸收中立國家的同情心。我們不斷地看到這種場面：倫敦和巴黎的兒童，攜帶防毒面具，下領掛着號碼，疎散到鄉村，車站上他們的母親，一個更動人的鏡頭：在高射炮和戰壕。另一個更動人的鏡頭：在巴黎街角，一個母親，強迫她天真無邪的兒子，戴用防毒面具，孩子一邊哭，一邊用手掩着面孔來抗拒，做母親的而部上那種絕望的表情！

美國的新聞電影事業，雖很發達，市場上很廣泛（近年來已漸漸狹窄了），但藝術上和技術上，不算是最高水準。美國新聞片在國內競爭頗烈，因此，有時對於一個問題，就發生兩種完全相反的新聞影片，前些時日的西班牙問題，就是好例。

不久，敵國各大新聞社，電影公司和「同盟社」，會相爭的遣派不少記者，上戰地攝影。新聞電影，在他們國內各戲院放映，在一個短時間內，也刺激起相當的反應。在那時，甚至至有專門放映新聞電影的戲院，每日上午十時至夜間十時，不停的輪流放映。但過了一個時間，跟着他們民衆厭倦戰爭，這種情緒的高揚，戰地新聞片已不能再引起誰人的興趣，加以當局檢查嚴厲，和人力物力的不足，新聞電影的質，也非常低下。日籍新聞電影記者在中國戰場上也死過好幾名，替侵略者宣傳，未免太枉死了！

悉此輩除照常檢查外，並對於美國之報章雜誌加以非法扣留，頗引起美國當局之嚴重注意，聞旅滬美僑至為憤慨，將提出交涉。

上海倭寇無恥

上海美僑海萊所經營之電台，（呼號X H M A）屢被倭方擾亂，雖經數度提出交涉，並呈請美國務院訓令格魯大使，向東京提出抗議，但敵人一方揚言從事調查，一方又諉稱無從着手，且謂擾亂之來源，並非來自虹口因循延宕，迄無結果。此項擾亂舉動，四月十四日復又續作，緣是日原有宗教播音節目。結果若干宗教團體，均因被擾亂而無法收聽，宗教團體當局，祇得宣佈凡未收聽者，可向該會索取原文。又在該次播音中，美方會斥責擾亂之事，為惡意之舉。

寧汪逆偽組織

南京汪逆偽組織設立偽中央電訊社，企圖魚目混珠。以林逆柏生為「理事長」，湯逆良禮、胡逆蘊成、孔逆憲經、周逆隆岸、夏逆奇峯、葉逆雲松、金逆維白、秦逆墨暉為「理事」，林兼「社長」，趙逆慕儒副，郭逆秀峯司庫，孫逆企遠總務，許逆錫慶「總編輯」，并聘同盟社松方三郎為「交換理事」，於五月一日開始發稿，前辦之偽中華通訊社及中聯社實行解散，合併偽中央電訊社。各地之路透社、合眾社、哈瓦斯社等外國通訊社，（同盟社除外）所發稿件，均擯棄不用。聞此項組織與在偽滿之情形無異，該地亦有新聞通訊社一所，與敵華南派遣軍有密切之關係，對於新聞之收發亦享有專利權云。

新都九位女記者

·粹家·

塔斯社張郁廉

張郁廉原籍是山東，可是她自己却生長在哈爾濱，所以講得一口極流利的哈爾濱話。她因為環境的方便，除了自小就和俄國人經常接觸之外，還有一個俄國保姆看護她，帶她玩耍，給她幼小時的一切知識，這樣，她的俄國話當然會講得「頂呱呱」了。

從小學到中學在自己家裏又還另外請了一個俄文教師補習，不過那時她父親和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將來要用俄文來求生活，目的只在利用當時的環境，多學習一種研究學問的工具而已。

在哈爾濱女子中學畢業後，她便到北平，爲了升學的方便，她又改學英文，後來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教育學系；這時，救亡運動在北平上海如火如荼地展開來了，她爲了自己的第二故鄉，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毅然參加了北平的學生運動。

在燕京剛剛畢業，「七七」事變爆發了，她便由北平到漢口，投入了蘇聯塔斯通訊社工作！

！幼小時無意中學的俄文竟作了她長大後事業的工具。在塔斯社她擔任收集中國宣傳抗戰的材料，翻譯成俄文轉載到蘇聯的各大報紙上去；同時還擔任口頭翻譯的工作，如蘇聯的新聞從業員來中國考察，她便陪他們到各戰區，各大城鎮，各鄉村去，爲他們解釋，還爲他們找材料，她在塔斯社這二年餘中，多半是做這樣的工作。

路透社趙敏淑

活躍在敵軍後方的

中國青年記者

·白萍·

兩條腿子當汽車

一道中華民族堅強的屏障——那個連綿不斷的呂梁山脈，那樣雄偉地屹立在連綿不斷的黃河之畔，平原之間。它，與日人作着英勇的搏鬥，艱難困苦地生活，已經是兩年多的時間了！兩年多來，一批批英勇的戰士湧進去，一批批堅強的隊伍生起來。於是，像是些湧進去的戰士一樣，記者們踏進了黃河的浪潮，衝進日人的後方，在崎嶇的山嶺裏，展開了自己的戰鬥任務。

漫長的旅途上沒有驕馳而進的駿馬，沒有疾駛如飛的汽車，這裏，只有讓兩條腿子搬着笨重的身體向前邁步。翻過了一座山又一座山，走了一個村又一個村。太陽在東邊還只探出了頭的時候，一喂！收拾鋪蓋呀！的招呼，就從同伴的嘴裏叫出來。一捲小小的鋪蓋，立即往背上一擡，找一個能夠買到兩斤小米的店舖，把肚子裝滿了又趕着今天的程兒。

就這樣一天一天地，我已過慣這生活。碰到有同行者時候，三個五個地用說笑談話來恢復旅行的疲勞；碰不到的時候，就讓陣陣的風沙作爲長途的伴侶。在一個個着片片乾草的早晨，我正在掛着王家老店，驢馬客棧的舖子裏，啃着窩窩頭的時，迎面走進了口口記者團的孫君：「哈哈，又碰到你了！」我們這次大概可以同行了吧！我們彼此發問着，於是，那個當做床又當做桌子的大坑

上，增加了幾個窩窩頭，一點辣椒，鹹菜和醋。

「你騎牲口的？」他沒有等着我的回答，窩窩頭已送進了嘴裏。

「還不是跟你一樣！」我對他一捲自己帶着的行李看了一眼，幽默地接着說：「多加點汽油吧！十一號汽車是頂會吃油的東西。」

一陣大笑，孫君嘴裏沒有吞下去的窩窩頭，幾乎把汽車的機件弄壞，抹了一抹嘴，汽車不久又開動了。四條腿子搬着兩個笨重的身體，踏上漫漫的道路。

那個人是什麼兵呀

叫做喬家吃台那個村子的前面，二一關帝廟的裏面，又擺着盛裝的觀音菩薩，廟門上貼着紅紅綠綠的花紋，古色古香的情調，遠遠看去顯得非常美麗，再配上一百多個灰色衣服的朋友，橫一橫，豎一豎的，格外覺得壯麗了。我在這羣人裏面找出領隊的邵口口先生，用不着別人介紹，在黃河的西面我們就見過面了。而這次在旅途上的巧遇，更增加我們的友誼，熱烈的握手之後，他告訴了我這一百多個隊伍的來源。

革命先輩的邵先生，在抗戰還未開始的時候，就帶領若干隊伍作了一抗日先遣軍的領袖，向口口進發。抗戰以後更以培養幹部爲自己的天職，與成仿吾先生在口口辦了學校，造就了無數的堅苦耐勞底幹部，渡過了洶湧的黃河，滔滔的長江，以後

趙敏淑在路透社負着商業新聞的專責，資源委員會，四川絲業公司以及各報所載之金融消息等新聞，都由她負責供給。

她原來是上海中西女塾的學生，對於社會服務很感興趣，畢業後即到女青年會做學生部的工作。又因她愛好音樂，所以做過音樂教師和音樂指導員。後來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她便離開青年會而到財政部圖書室任理圖書，一直到抗戰發生，國府西遷，路透社在那時來重慶設分社，她因朋友的邀請，才做了該社的記者。

星島日報黃薇

黃薇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日文自然很好，又因為她是福建人，生長在南洋，所以英文也很不錯。

她在日本剛畢業，「七七」事變就發生了，為了某種原因被迫回國；回國後就到南洋，那時她的表兄在新加坡星洲日報當總編輯，便邀她去幫忙做外勤記者。她負了這個使命之後，想使南洋的僑胞多知道些國內抗戰的實際情形，所以她就由香港回到祖國來，然後到北平各戰場去採集真實的抗戰材料；為着這一工作，她經過了不少次的危險，「徐州突圍」她也是一躬逢其盛的。

從華北歸來後，曾為各刊物寫了不少華北婦女戰時生活情況，自然在他自己的報上登載華北是描畫得非常清晰的，因此香港的星島日報也來聘她做它的特約記者。現在她不做這兩個報紙的駐渝記者，為它們寫通訊，還為星洲日報發電稿，此外還在重慶以矯健敏捷的姿態來參加各種的婦女工作，重慶市的婦女座談會，她是負責人之一。

中央日報封禾子

封禾子擔任中央日報的副刊編輯。她是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畢業生，對於戲劇很有研究。在她的學生時代曾因演「雷雨」和「日出」而轟動一時。

在每一個區域裏，給日人以無比的打擊。這次他已從學校裏選取了幾百個更優秀的戰士，帶領着他們分佈到每一條山脈中，每一個角落裏，擔負起戰鬥的任務。

「那末，你們最初的目的地是什麼地方呢？」
「先到五台，」邵先生說：「恐怕不到五台，這批人就會被沿途『留完』的。真的，幹部太缺少了！每一個地方都感到不够支配。比如我這次經過口門縣的時候，那個縣長向我要八個人去工作，當時我給了他三個，結果還咕哩咕哩的說了好些話，那意思像是說我們太小氣。現在呢，我們自己部隊裏還不够用，給三個已經很勉強了！——他把兩手往褲袋裏一插，得意地笑了！於是他反問了我。」

「你先到那裏？」
「我嗎？最初的目的地是快到了，口門縣。」
「噯！還要三天路。但你可以和我們一起去，免得一個人太寂寞！」

太陽爬到地平線上去，先派到喬家吃台去找房子的朋友，已經回來，說是房子等都弄好了。車子即刻在空際裏響起來。散開在四周圍的人，仍就團結在一堆。花紅綠綠的席前的人又恢復原來的樣子，結成長長的行列，走了！

我們到了喬家吃台。今天我們在這裏宿營了。三個五個在街上自由地走着，流連着這個不到六十家的小村。我也夾在他們的中間。老百姓發起癮會似的跑出來看了，老太太拉着她的小腳，一扭一擺地走到大門口，小孩子一跳一跳地跟隨在我們的身後而唱着歌。大家的臉上浮上笑容，啊！這生活，生命的力躍動在每個人的臉上，我們太高興了！

「那個人是什麼兵呀？」
我正在歡欣的忘形，突然，不知從什麼地方飄過來一句山西話。我用眼光向四處找尋着的時候，那個一扭一擺的老太太正用眼睛對着我。我明白這句話的來源了，真個，「是什麼兵呀？」對自己則

半軍裝的打扮看看，自然地笑了！在許多同樣服裝者的中間，一個異服者當然會引起別人注意的。
「拿雜糧的兵！」我心裏安慰着自己說。

政治工作者的助手

山頂上都是雪，山澗裏結成的冰塊在太陽光底下反射出彩色的綫條。風是比較溫和了，但一到夜裏依舊是那樣的刺骨，北國的初春是看不見柳枝飄蕩的，却看見日人又來一個「掃蕩」了。在晉北的土地上，呂梁山脈的環抱中又灑上第幾次的鮮血，那血裏面，有日本兵無辜而流的，有我們勇士為求民族生存而流的都合而為一條紅色的巨流。

戰爭繼續着，一切日常的生活變得非常單純了。記者們每天除向軍事當局探聽軍情的變化而外，就一無所事。老百姓已經撤退到安全的地帶去了，想看一看民衆的動靜也已不可能。尤其住在指揮作戰的司令部裏，除了吃飯，探軍情，拍電報而外，餘下的時間實在是太多了。於是，烽火日報的記者遂若，口門記者團的徐君，向我提議着利用多餘的時間，幫助他們做民運工作。

「啊！好極。做一做民運工作的助手，嘗嘗更堅苦底工作滋味。」
與政治部取得了聯絡，民運工作者與我們打成一片了，在我們口上，臨時加上了任務。每天跑出一兩里路外，嘗試着新的工作。

戰地有了轉移，我們退到離城二十里外的鄉間。那裏離我們三五里路的村莊四周的圍繞着。我們的工作也忙起來了。一早起來便去問昨晚的軍情接洽就隨政工人員出發到附近的村子裏去做動員工作。火線上的砲聲激烈地繼續着，受傷的同志越來越多，我們第一件就是鼓勵民衆去把他人抬下來。其次就是動員到後方去運糧糶，婦女們就教給她們一些戰時常識。從早晨到晚上，太陽已深深地埋藏在地平線的底下，我們才拖着疲倦的兩足，走回自己

畢業以後即任上海「女子月刊」編輯。但編輯不及演戲適合她的胃口，所以後來應一個劇團之請，赴日本主演「日出」，在日本也因她的演出優越而受熱烈的歡迎。

中日戰爭爆發後，她由東京回到桂林，擔任「國防藝術社」的戲劇指導員；後因事轉到昆明，即應昆明中央日報之請，編輯該報的副刊。去年冬天才來渝主編重慶中央日報副刊。現在除了編輯副刊之外，仍努力於戲劇工作，最近和中國製片廠訂約主演「白雲故鄉」。

大公報彭子岡

她是大公報外勤記者，和她的丈夫徐君擔任了大公報整個的採訪工作。

她是北平中國大學外國語系的學生，對於文學非常愛好，她在中學時代就當爲「中學生」等刊物撰稿，有時寫該刊應徵的文章，頗名列前茅。

抗戰以後，在漢口主編了一個「婦女前哨」半月刊，辛苦經營，出至第四期才停刊。

現在她除了大公報的外勤工作之外，還努力在自修外國文，像英文俄文她已有相當的根底，預備在文學上有大大的成就。

新民報浦熙修

浦熙修是北平女師大國文學系的畢業生，她投身新聞界是抗戰以前的事了。她畢業後到南京，帶着兩個小孩，覺得生活太平淡，於是就在報紙上找尋工作的機會。後來她考上了「一個什麼公司當職員」；但該公司錄取她之後，因種種的關係，不能用女職員，即把她介紹給南京新民報當發行員，以後，調廣告部工作，她無事時即爲該報副刊寫稿，文筆風格都高人一等，該報經理即調她入採訪部當外勤記者。抗戰爆發後，她因事離開報館赴杭州辦理家務，當時新民報即由南京遷到重慶。杭州失陷，她也輾轉奔家來渝，重新再入新民報當記者。她將兩個小孩交給她丈夫的母親管理，她自己則住在報館

的陣營。一盞豆油燈的黃光，對我們射出安慰的線條，人果然是疲勞了；但想起今天工作的收穫時，馬上也興奮起來。這時候，我們圍坐着，討論今天消息的取捨。

黑夜裏學習着開槍

「哈囉！搭上槍桿兒吧！」
「我有槍桿！」蓬着回答着。
「呸！吊用！」

門口記者團的徐君，上海話夾北平話從牙齒縫裏鑽了出來。大家一哄笑，出發的哨子在叫了，晚飯吃了還不到一個鐘頭，又要開走四里路，說是敵人已在滿在週圍了。徐，蓬，我都要了一枝步槍，大家往肩上一擡時，嘩嘩！七斤半，真重不得，還有鋪着捲兒，還有夜裏的山路，冰滑得像魚的背，路是窄得大厲害了，天黑得像墨一樣，一步步往前探，徐君幾乎把夏天的汗流完。到了一個山凹的平地時，蓬在空氣中向我揮揮手：

「吃勿消，吃勿消！」
「吃勿消末吃吃看！」我向他笑着，其實自己也有點「吃勿消」。

已經走了十里路，說是在這裏休息幾分鐘。敵人無論怎樣快，至多也不過攻到我們剛離開的那個村子吧。就算是過來，兩面的山巔上站着有我們英勇的弟兄。

「同志們！我們還有很長的路，在這幾分鐘的休息裏，應該注意一點！一隊隊的隊長告訴着大家：『聽說東南面有敵軍發現，在這裏，我們要小心，不要抽煙，子彈預備好！』於是，大家情緒緊張起來，隊伍發着震動的聲響，然而，却是那樣輕微的。

部隊裏大部份是不會打槍的非戰鬥人員，但他們在前線生活久了，對於這樣的事實是毫不在乎的。裏面却苦了那些真似的蓬君和我了。把槍桿拿下

來，左一看，右一看，黑得像墨的天空底下，一點也看不見什麼的，於是，我提議着，請警備連的同志，來作我們臨時的教授。黑夜裏沒有法指示實物而講解，他只得拿着我的手指頭，摸到彈簧說：『你把這東西用力一擡，彈門就開了，你把子彈放進去。』擡到拐子時候就說：『這東西：』這東西往上面一擡，往後面一退，彈簧就出來了。之後，以同樣的方式去教授蓬君。我們都笑了，一種得到新知識的喜悅，使我們非常興奮着，坐在我們旁邊的同志也笑了起來。

「哈囉，會了！會了！」
「哈囉，會了！會了！」
「哈囉，會了！會了！」

「我有槍桿呀！」徐君用了蓬君自己的話，向蓬君開着玩笑。想不到蓬君吐出了一句正經話：『得了吧！一枝槍桿兒是不夠的！』

興奮地向陣地奔去

夜還在作最後的掙扎，雄雞終究啼過兩次了！天空漸漸地浮上了魚肚白色。隔壁房子裏的燈光，透過高懸的鐵道，射在我們睡的大坑上，那顏色是灰黃色的。槍聲漸漸地密了！

似乎有人在打鬥，隱隱中清醒了起來，才知道是門師的勤務兵來向我們傳達命令：『師長請你們去參觀作戰！』

原是自己希望齊的事情，而且昨天向師長這麼一提，今天就被邀請了。心裏覺得非常地興奮。但意識到一些模糊的景像時，却起了些莫名的恐懼。臉也沒有洗，匆匆地向師長的房子裏走去。

門師長是湖南人，他的一枝槍已送葬了無數日軍的命，他是一貫地在尋求着自由與光明的；而今，在這幾條鐵路線中間的平原上，他担負着幾百萬生命的生存任務，與日軍作着英勇的搏鬥。他在這緊張的局面裏却如一個老年的棋手，那樣依然地

內，專為自己的工作而努力。

時事新報編者斯

馮若斯去年榮任四川省第一屆參議員。她是成都華西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生，畢業後曾做過四川省彭縣女子中學校的英文教師。抗戰以後，時事新報遷來重慶，需要能幹活潑的外勤記者，她便自告奮勇，寫信給該報的總編輯，要求擔任這個職務，很順利地，不久她便獲得了圓滿的答覆。自此，她便做了時事新報的外勤記者。

她雖是獨自一人，但不在報館內，因為她想努力自修；她自己賃屋獨居，每日除替報館採訪之外，便閉戶讀書，習字，終日不懈。

時事新報能嶽爾

熊嶽爾也是時事新報的外勤記者，和馮若斯共負該報採訪的責任。她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的學生，為現時首都女記者中所學得最用心的第一人。她曾擔任過上海立報的記者，抗戰爆發後，該報停刊，她來到重慶，繼續工作。她沒有家庭之累，所以很積極地在報館居住。

新蜀報張志淵

張志淵是法政大學市壘大學的學生，學文學的。但是在她回國以後，並沒有用過她的所學。她在江灣立達學堂當過數學和法文的教師，又在南京做過婦女生活改進會的總幹事，自抗戰以後，她才回到重慶來做了新蜀報的外勤記者。

在做教師的時候，她曾翻譯了一本法國都德的名著：「阿萊城的姑娘」，兩本大仲馬的童話：「聖人和鞋匠」，「老鼠王和他的女兒」。同時也常為中學生，教育雜誌等刊物撰稿。

抗戰以後，她仍在繼續寫她的童話和努力她的翻譯工作。

她有兩個一歲半和二歲半大小的女孩，家庭瑣事很煩累，可是她盡量在克服那些日常生活的困難，同時也參加首都的各種婦女工作。她曾領導過抗敵軍人服務隊為各抗屬服務，後因困難太多始停止。

處理着「馬」「砲」的應用。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依然有着二十年前前的豪爽，一見面，他說：「怕不怕的？要當心子彈呀！」接着是一陣笑聲。我們一共是七個人，師長，陳參謀，我和徐君，以及兩個勤務，一個傳令兵。在輕鬆而興奮的情緒中騎上馬，向陣地奔去。

槍聲或疎或密地響着，火線上還留存昨夜鐵鏽。我們漸漸地走近了，彎彎曲曲的戰場離我們只有幾百步路。在一個比較高的山凹裏，一裸合抱的樹樹作了我們的隱蔽。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兵！兵，兵兵！」

機關槍與步槍交響着戰歌的歡曲，我把陳參謀手上的望遠鏡拿來，放在自己的眼上，遙望着戰場的前面。可是一言不發，即是戰場上，也只能看到黑煙的新霧，一點點在上面的樹木。槍聲已經更密了起來，太陽在東面探出了頭了。遠處傳來飛機的聲響。陳參謀向我們提議着，要換一個地方觀戰。師長叫傳令兵傳出一「鎮靜作戰」的命令，我們隨即轉向了較遠的地方。

徐君要去一看戰場裏的實況，似乎覺得不拍了的我，也隨同他一起去。可是師長無論怎樣也不允許。一架太魯魯的飛機已在頭頂上打圈，機槍聲似乎疎了一些，但大砲的聲響已經震動着我們耳膜。久戰沙場的師長，却依然鎮靜地與陳參謀估計着左右翼的情況。

王副官騎着一匹馬，像一枝出弦的箭似的，突然在我們面前發現。說是口口團團長有電話，要師長自己去聽。大概左翼有了新的進展了吧？我們重新把偽裝整理了一下，鞭着柔馴的馬兒，走上歸途。

在戰鬥中壯大起來

又聽見蓬君的時候，他臉色已被陽光晒得更黑了。初夏的太陽照得口口鎮，受過了災難底民衆，正在操練着避免災難的技術。他們已懂得了怎樣去避免災難了。是的，「給敵人以無比的打擊」吧！而打擊敵人只有更大的人民組織起來。記得在口口處看見的：「種種田，又下操，趕日本鬼子用大刀！趕日本鬼子去呀！」的標語，如今在這裏具體的表現出來了！砲火，這可感謝的東西！它使中國新生起來，每一個人民壯大起來，「苦難」是大衆最好的「鞭子」。那癆病鬼似的蓬君今天也比以前不同了！他緊握着我的手：

「我比前個月好得多了！」

「啊！真的！」我向他仔細地看了一看，自己也浮上比前要好些的感覺。

「不僅身體，各方面都覺得好了一些！」蓬君接着說。

「當然！在戰鬥中，我們大家都壯大起來的！」

是的，我們在戰鬥中壯大了。學會了許多不會學到的東西。我們學會了黑夜裏的山路，學會了吃窩窩頭，學會了打槍，學會了怎樣與民衆打成一片。這個就是前線的生活，給我們無數新的滋養。「記者」這兩個字已更變了它的意義。從此後，將使每一個記者展開了兩臂，迎接着更多的艱苦困難，創造了新的生活。

我們甜甜地微笑着，太陽高掛在沒有雲彩的天空。

幾家報紙都堅實飽滿

行都報業現況

誠則

全是宣傳抗建生力軍

幾句見面話

程滄波先生四月初在香港發表一篇論文，「香港回望重慶」，談到重慶的報業，他說：「重慶是眼前自由中國的代表地，重慶的印刷設備雖困難，重慶的刊物最發達。重慶一地有全國十幾家領袖報紙，去年五四大轟炸後，重慶全市各報合作出版聯合版，這在世界報業史上是一個新紀錄；重慶的報紙彙集戰前京滬平津各大報，今日重慶報業是報人各顯身手的好地方」。是的，重慶現在確有千百優秀的報人為抗戰宣傳而努力，這是無足怪的；因為在這次中日戰爭裏，我們的目的不僅在打擊侵略者，喚起全體黃帝子孫建立平等自由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才是我們抗戰的主要任務。這樣我們必須第一步用宣傳教育使每一個同胞覺醒，因此領袖乃有「宣傳重於作戰」的偉大啓示。重慶報人乃至全國新聞界固早在此個啓示下倍加努力，這樣，當然引起敵寇的嫉忌，於是除了在文字上對我努力抗戰宣傳的新聞界盡其造謠污蔑的能事外，並在實際行動上企圖消滅我們的報業；於是去年五四大轟炸，以各報館為目標之一的蹂躪，這是日人以學校醫院文化機關為轟炸對手的貫卑卑手段之一。但不幸的卑鄙手段像其他的暴行一樣撲了個空。轟炸後的一百天，所有重慶各報都遷地照常出版。至平今日，各報在作風上、內容上、銷路上、營業上都比大轟炸前明顯的進步了幾倍，這也是敵人及叛逆所初料不到的罷。下面報告的是重慶報業的較詳盡的最近情形，想定為全國同胞所關心，所注意。

報的陣容

重慶在抗戰以前本有「小上海」之稱，為華西商業文化的重心，所以出版報紙在數量上是不不少的。但與平津京滬等地的報紙比起來，無疑的在質的方面

却有遜色。國府西遷後，平津京滬大報陸續來此出版，於是在量的方面固然遞增，而在質的方面也因各報的競爭大大的提高了。印刷用紙的困難促使了報紙編輯技術的進步，及版面的淨化。在目前重慶的報紙中，是絕少看到色情化的消息的。這裏首先應該提出的自然是大公報，這個報從天津移到漢口，又從漢口遷來此地。（滬版移香港）什麼家當都丟在天津，上海，但決不喪辱國格，幾年來隨着國軍的轉移，始終站在最前線為喚醒國人打擊奸逆排斥敵人而努力，而呼喊。大公報的銷路主要的在於機關團體教育界等上層智識份子，故言論雖平穩而相當有力；不偏不倚的態度亦為各方面器重。其次是中央黨部直轄的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先生是年輕有為的報人，長中央日報社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在南京時中央日報以資料豐富見稱，今日則社論特別闢材料及一個編得極有系統條理和眼光的國際新聞版，最受人們歡迎。而中央日報遷重慶後，會分在昆明、邵陽、成都等地出版（貴陽芷江的中央日報則和宜昌武漢日報一樣屬於過去漢口武漢日報的系統）因為地域的分佈聯絡，也幫助材料搜集的便利。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社長是有名的左派學者潘梓年先生，（八一三一共產黨通電擁護中央，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以後，該報就在南京籌備；不久南京陷落，新華日報遂在漢口與國人相見。這個報的特色是注意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武漢失守遷來重慶出版，刊載大量的淪陷區域通信報導；在言論態度上當然表現了共產黨的意見。但對於抗戰國策却是極忠實的，該報除潘梓年先生外，蘇聯研究者戈實權先生（名記者戈公振先生的姪子）也是該報的主幹之一。又因為新華日報自備有製銅鑄版的機械，所以漫畫及新聞銅版在內地也成為各報所不具的特色。掃蕩報是中國陸軍軍人系的機關報，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辦，當然銷路也以軍人方面為多。而該報對軍事方面的言論也頗為一般重視，路透社常把它的軍事評論介紹到國外去。新蜀報是重慶原有大報之

一，這個報在名義上雖然是地方報，但因為編輯主持人材的精幹，事實上在行都的報界地位很高。平津京滬報紙大量遷川以後，地方報相繼失敗停刊，但該報獨能爭得一大席地而巍然獨存，不是沒有道理的。現在最為人稱道的是一「專載」和姚蓬子先生主編的副刊「蜀道」。社評也極出色。有一次記者會親自聽到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先生對該報社評的稱贊。該報過去似乎與四川軍人不無關係，而現在則以印刷營業為養報之源了。新民報是四開一張的小型報，在南京出版時即有聲有色，南京陷落後把家當移來行都改出小型報，以「美、俏、尖、新」，見稱於時。下層社會及中學生們人手一份，也有他的特殊勢力。該報總經理陳銘德先生，總編輯趙純德，主任羅承烈都是四川人，其他大部份記者職員甚至印刷工友役大都為川籍，在南京是做客，回重慶出版一時有一「衣錦還鄉」之喻。其次有四川金縣人康氏兄弟主持的國民公報，由滬遷川而與財政部部長有相當關係的時事新報，標榜全國唯一權威的商務日報，大致都還不差。晚報有南京晚報和西南日報兩家。自由西報是首都唯一的外文報紙。還有天津益世報也出版了。這個報在北方聲譽很高，與大公報分庭抗禮，平時反日態度之激烈猶且過之。羅隆基和錢端升教授的社論幾乎每篇都叫響。天津陷落以後，受日人摧殘最大，經理生寶堂君被日人捕殺了，賣益世報的報子時常遭毒手而失敗；該報迫不得已，乃遷雲南昆明出版。也許因為交通的阻礙，影響遂不十分普遍。該報是羅馬公教（天主教）的報紙，于斌主教由華回國過滬時，遂決定遷重慶出版。該報一向以服務精神見稱，據該報負責人昨天請客時談，決本已往精神繼續發揚，除出版報紙外，該報主持之民衆學校及益世服務團等決短期間陸續恢復，這自然是行都報界的一枝新軍。另外南洋僑胞聞人侯西反日返國後，也擬在重慶出版一個華僑日報，溝通華僑與祖國的關係，現正積極籌備，聞不日也要出版。行都報界的陣容將更整齊而堅強了。

人的陣容

報紙的出色固然得有好印刷編排和紙張，然而好的內容却更重要。這個當然要靠人的能幹。張季鸞胡政之，這是三十年來為中國新聞事業堅苦奮鬥而奠定下基礎的一對老搭檔。張先生精辦的社評，無所不包的度量，胡先生對中國大局的豐富的經驗認識，與精到的觀察，以及經營事業的天才；十餘年來使大公報成為中國報壇的重鎮，抗戰宣傳陣營的主力。現在張胡兩先生輪流「防守」渝港兩地，而重慶大公報的總編輯則是前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先生。王先生的「六十年中國與日本」七卷大作，成為晚近史學界盛事。對於史

料取捨的精審，史案評斷的胆識，用寫社評上來自然也有其長了，中央日報的主筆是劉光炎先生，但社評出自程滄波社長的却甚多。時事新報前總編輯新聞學家黃天鵬氏，因為該報鬧風潮到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教書去了。主筆薛農山也已去職。目前評論執筆者有崔敬伯教授等財政學家。因為與財界有關係，所以屬於金融財政的文章該報相當出色。新蜀報有社論委員會，委員有杜若君石寶珊諸君。外勤記者中自從范長江先生脫離大公報而少寫文章後，一時沒有那樣輝煌的人了。孟秋江，陸詒，石西民，劉尊棋等許多外勤成名的記者們也都不大寫文章了。這也許是因為各報篇幅減少而戰事在相持的階段而沉寂使然，不過大公報徐盈子岡夫婦的特寫文字，時事新報高天君的西北通信，都還是可讀之作。此外中央通訊社人材亦多。蕭同茲社長可以說是中國新聞事業現階段的樞紐。十年以前，全國各報對於消息是胡湊應付，自從中央社誕生，經過蕭先生繼續不斷的努力後，各報新聞每天用不完，而且消息鉅細不遺；這對於地方報的發展，更有決定的助力。總編輯生即前北平晨報社長；北平晨報渡後，就被中央社撥致來滬駐東京，這不但是中國新聞機關正式派駐國外的第一人，而每天陳先生綜括大局的新聞報告，更拍合着那時忽強忽弛的中日交涉而震動人們的心弦。益世報復刊後，前主筆羅隆基先生因病退休，這是愛讀益世報的人認為失望的事。總之，像程滄波先生說的，重慶今日是平津京滬報人各顯身手的好地方，各報都擁有幾根台柱子。而中國新聞教育機關在重慶的更有中央訓練團的新聞研究班，中央政治學校和復旦大學的新聞學系，這些新聞學校大量的製造新聞戰士，更不斷的補充增加行都新聞界的主要幹部。

光明的前途

一切推動抗戰，抗戰也推動着一切前進，新聞事業也在這種邏輯下隨着抗戰顯示了極大的進步。蔣委員長對中政校新聞專修班畢業時致詞中說：「最近四五年來中國新聞事業實有不少的進步，抗戰以來進步更見顯著。新聞記者在能力上比前擴大，在內容上日漸純良，在技術上更能衝破一切物質條件的困難提高出版之質地與數量，而在服務精神、工作態度、認識時代上，更無一不有長足進步」。這並不是領袖的虛獎，而是全國艱苦奮鬥的新聞戰士應得的

榮譽。程滄波先生也說：「中國戰時的戰地記者與一切新聞從業員，既不想成名也無財可發，中國全國戰時記者的全羣，心目中祇有一個國家觀念，這極純潔的服務美德，是這大戰時文化界的最光榮的美德」。這在行都的報界更可毫無差愧的接受這些榮譽。然而行都報界因為抗戰逐漸接近勝利階段，又因為人力財力的便利，所以仍在不斷的飛躍的進步。目前可報告的是：(一)各報都已經疏散開了，今後無論敵人如何的殘暴，也不至像去年五三五四大轟炸後那樣手忙脚亂。(二)海運困難以後，白報紙油墨的供給發生了困難；然而兩年工業的進步，土紙的改良及生產的增加，已經足供各報需用。據記者所知目前「大公」「中央」「時事」「掃蕩」「新蜀」等大報，都有足供整年用的報紙。上海龍章造紙廠遷川後，經濟部積極協助，已決定本年八月間大量出貨。最妙的是現在四川土紙有一半是捲筒紙，這是嘉樂紙廠的傑作。中央、新蜀、新民、國民公報等有捲筒機的報館都用它。而時價每令只二十八元，比在上海用白報紙還不了多少。去年敵人會無恥的宣傳重慶用紙缺乏，甚至說我們用人撒下來的傳單作公文用紙。但記者寫稿之樓下，現即存有白報紙約七百餘筒公匪出賣；左右又堆有土報紙約千餘令供用。而記者草此通佈即正自此大批存紙中取用。這些明顯的事實，就足可打擊敵人的虛偽宣傳，希望我們同胞放心。(三)當局對訓練新的新聞幹部極為注意。中央政校和中央訓練團都有短期新聞人員訓練班之設，而且已經有不少學員畢業分發全國各地工作。復旦大學和中央政校的新聞系更經常供給人材。這不斷的新聞人員之供給與大散兵線的戰鬥，對行都各報人材充實上，已大見功效。(四)當局為收新聞宣傳之效，新聞檢查機關最近會有合理的改組調整。依這幾天的成績看來，對各報必將有更積極幫忙的地方。(五)各報為配合軍事政治上的進步，大家都很努力。如中央日報添「教育與文化」副張，新蜀請姚蓬子先生主編副刊，各報都增加專門學術性的副刊等。而現有各報營業方面如發行廣告都意外的好生意，也是各報可以自養而容易進步的條件之一。

看若罷！同胞們！重慶是戰時行都，全幅中國內地的代表，它的飛躍的進步絕不會使你們失望，新聞界不過是千百努力進步羣中的一員罷了。

紀念張蘊和先生

王二之

史命桐葉，瀛館梅花，繼蹤總理謀國之年，問人齊仰明公厚。舊夢秋蕪，餘哀臘雪，盡瘁申報復興而後，奕世猶傳長者親。

報館之使命，比肩於良史。民二十二年報年鑑史公最才發刊詞，昭華奕葉，誠不刊之論也。申報為中國歷史最悠久之日刊，自發行以逮今日，已屆六十七年，而張蘊和前輩之盡瘁於報者，將四十年，却占申報已往歷史之大半部，精心壹志，久而彌堅，正不僅闔館同人，一致傾佩而已。猶憶距今二十九年，上海出版界名流夏粹芳先生曾語一之曰：「報之為業至勞苦，幸葆少年身，忍君數年後，力有所弗勝。」而蘊公前輩以及編輯室協籌諸公，大抵下榻館中，視館事如家事。不僅樂之，而且安之，三更燈火五更雞之生活，巨數十年之久如一日；此則史公最才之體念殷切，待遇優隆，與夫新建巨廈設備之完善，當有以助成之。一之生平周視南北美東西歐諸大報館，每見夜班值勤之記者，至多不過寥寥兩三人，且至深夜一時以後，大抵掃場局戶而去，因歎西方機械世界辦報者之省時省力，遠非一般人意料所及，而更深致佩於中國文人之自覺心與持久力，信乎足以代表東方古文明，而超越夫世界各國之上者也。蔣院長一月十六日渝電勗勉全國小學教師之言曰：「深念諸君，在學校教室為國盡瘁，功效之偉大，不下於疆場轉戰之官兵。」一之敬負驚愚，致唁蘊公前輩曰：「執筆之士在報館，為社會服務，事業之崇宏，固有勝於安富尊榮之大使，而擔當之重大，又不減於堅苦卓絕之小學教師與官兵。」今日者，臘雪南枝，傳來噩耗，秋蕪張翰，緬想前規，爰撰二十五言聯，用伸愛敬之私於萬一焉。(寄自荷蘭)

重慶各報副刊

辛·子·辛

純以客觀的態度來敘述一下：
在重慶，我來把重慶各報副刊，毫無成見地，

新蜀報，內容尚緊湊，富文藝性，而所說的話往往是對現社會不滿的指摘，好像換取了集體的建議，大體上的作風，仍脫不了往日「新蜀報」的「獨道」，由姚蓬子編輯，內容比以前精彩多了。

國民公報，副刊是較守舊的，叫做「國民公報」，編者是一個從事銀行工作的，而發好文章者，但每週發刊三次，改革後由章新以主編「文藝」，每週發刊三次，都是刊載純文藝作品。在一般的內容上頗能得到讀者好評。而發有「國民公報」，則改為每週發刊兩次，作風如舊。此外則為「電影線」與「民族體育」，每週各發刊一次，內容較多宣傳一廣告性的宣傳一意味。

中央日報，移渝時編者陳鳳兮（為金滿成之妻），不久改由梁實秋主編，因其在發刊詞裏引用了一句「與抗戰無異」的詞句，引起了發刊詞裏的攻擊。考諸事實，還是因人事上的關係所致。梁實秋僅編了一個多月，就改由端木蕻良編了。可是也僅數月之後，在過渡期中，當一月又改由封禾子編。「平明」在過渡期中，當

新民報

經常的副刊「最後關頭」，編者張恨水，因此強的一篇連載小說便佔了地位的一半；並不時發表些針對現實問題的小評。雖然內容上也很崇尚新穎，然而，往日禮拜六派的文章氣息仍是不免。也因此而使「最後關頭」抓住大眾的讀者。該報又曾發刊「大時代」，以刊載描寫抗戰事實的短文為主，頗為生動。編者為張亦聲，也許因為地盤小的緣故，不數期即停止。該報也曾發行一星期附刊「一小張」，比較富於文藝性，執筆者有謝冰瑩等，可也僅有數期的運命。

時事新報

是早年南京朝報的副刊編輯，而南京朝報是兼了副刊起家的，同時以版面寬裕，內容上對於各方面都能談論到。尤以每天的「談話」，相當言之有物，其他的文章則都很簡而不繁，也即是多方面的緣故，而是沒有個性的；可是在重慶各報副刊的一般來說，「青光」是活潑主動的一。不久改由趙超構編輯，仍沿用一貫作風。後來因該報內部糾紛各部門都有異動，「青光」也曾一度停刊，後復刊時改為每週三次，雖在形式上與以往無異，但內容則不若往日之生動而充實。此外另增「文藝」及「漫畫」一版，前者是文藝小品及理論為主，後者是專刊漫畫木刻等，但均不十分充實。該報的「學藝」一星期增刊，編者宗白華，富於學術研究性，同是都是研究歷史上的問題和古物學的發掘等。起先是單獨增刊，現已改在「青光」地位，每逢星期日出一期。

中央日報

移渝時編者陳鳳兮（為金滿成之妻），不久改由梁實秋主編，因其在發刊詞裏引用了一句「與抗戰無異」的詞句，引起了發刊詞裏的攻擊。考諸事實，還是因人事上的關係所致。梁實秋僅編了一個多月，就改由端木蕻良編了。可是也僅數月之後，在過渡期中，當一月又改由封禾子編。「平明」在過渡期中，當

大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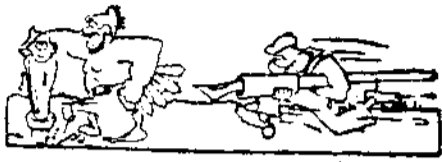
有名望的作家們的文章，尤多檢討性的理論文字，所以「戰線」是頗獲好評而擁有多數讀者的。為了一大公報「本身富有學術氣味，讀者的對象大都為學術界中人，因之「戰線」的讀者亦多為學術界中人。已無副刊存在，過去副刊為「野營」與「瞭望」兩種，顧其名便可知其充滿着戰鬥意味的，內容頗輕鬆，從輕鬆裏溶化着抗戰情緒，頗為難得。但是該報本身時常為應付各方要求發行臨時性質的宣傳特刊，每週必有數起，竟而影響一野營與一瞭望兩報，不獨每週發刊兩次都不可能。也許即是這個原因，索性取消副刊，現在雖不時夾些抗戰報告文學，但其副刊形式畢竟不在了。

掃蕩報

第四版，除去一小部份廣告外，幾乎都是副刊地位。已往該報第四版多是理論介紹及前方通訊，最近由於事實的轉移及廣大讀者的要求，已改變了編輯態度；漸漸刊載各種文藝作品，間有漫畫。最近更刊出一「工人生活」及「青年學生」及「文藝專員」。除了上述八家大報以外，尚有一「商務日報」的「經濟界」一因該報為地方商會所辦，將副刊一版來，登載些金融界及商場方面的消息。一「西南晚報」內容較低落，也較近難湊，僅能適合於一般智識水準較低的讀者。

新華日報

無不個性可貴，不過均以刊載純文藝作品為共同之點。也許是取稿比較嚴謹，所刊出的作品，很富於朝氣，每週發刊三次。其餘的為「史學」和「讀者」（都是講些讀書的心得或是歷史上的考據文類）及「婦女新進」新進會婦女會合編的宣傳刊物。的副刊「戰線」，編者陳紀濤，因無固定地位，時常伸縮不一，有時竟被廣告掩擠而休刊。大都刊載稍有名望的作家們的文章，尤多檢討性的理論文字，所以「戰線」是頗獲好評而擁有多數讀者的。為了一大公報「本身富有學術氣味，讀者的對象大都為學術界中人，因之「戰線」的讀者亦多為學術界中人。已無副刊存在，過去副刊為「野營」與「瞭望」兩種，顧其名便可知其充滿着戰鬥意味的，內容頗輕鬆，從輕鬆裏溶化着抗戰情緒，頗為難得。但是該報本身時常為應付各方要求發行臨時性質的宣傳特刊，每週必有數起，竟而影響一野營與一瞭望兩報，不獨每週發刊兩次都不可能。也許即是這個原因，索性取消副刊，現在雖不時夾些抗戰報告文學，但其副刊形式畢竟不在了。



上海外國記者團 漫遊傀儡劇場記

一位美國新聞記者，到南京去參觀了汪逆的組「府」運動回國後說：「他們不給我們機會去詳報關於中央發生的消息，我們却很有把握，不久就可以報告它的壽終正寢。」

其實，從三月十九到廿三日，外國新聞記者十二人在南京足足地享受了五個整天，其經過的本身，也就極富意味，那幾天，偽組織正在敵人的步兵和汪逆的保衛團所監視的密室中積蓄籌備，這班新聞採訪員雖然不帶其門而入，却有人托着差派游全城，因而得到機會，收集得一些無可掩飾的消息，即南京在兩年日寇軍事佔領下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況。

採訪員所看見的，祇是一個為日寇軍隊所盤據的空城。一個不幸的外殼裏，住着一部蕭疏的人口。要在這裏進行政治陰謀，它的效用，在敵軍的中下階層，原極微薄的。然而一幕滑稽劇，終於在這裏開幕。週圍廿一英里的南京古城，其中政府建築物，美輪美奐，世界馳名，而汪逆及其徒衆廿九人（偽中政會議委員）則由敵人發給了房屋兩所，作為偽「新中央」的籌備處。一為旅館，又一為俱樂部。

對於今日的訪問者，南京市呈現着某些特點。全市都是些漫無目的的綠蔭路，有的通往一組空房子，有的通往幾間茅草屋，又有的則通往華美的政府建築。這城市是死了，又像在戒嚴。在這樣一塊地方，要作偽是不成功的。

南京在昔日為中國首都的時代，居民約一百萬。目前的估計，則祇有三十萬到五十萬。（此數是根據南京日本領事館的報告。）這班人民，是要歸所謂「新中央政府」統轄的，却都由寇軍來組織警衛隊，在城內每一有利地點——街道，建築物，或小丘——設置鋼骨水泥的永久性防備，加以監視。另有身穿黑色制服的中國警察一隊，則做個無精打彩的背背向大街站崗，其中一種不顧而又不能不幹的神態，就和一般私塾裏的頑皮孩子相彷彿。

馬路兩旁，生意非常清淡，記者們到此，第一個印象，就是全般的死氣，街上看不見擁擠的標語。一座多季的灰色的城，點綴其間的，不過是些大紅的膏藥旗，和五色的「大道」旗罷了，表面上，似乎他們連宣傳工作都未曾替這一新運動做過。

外國記者們這次能夠到南京觀光，雖然是在汪逆宣傳機關的邀請，可是他們能夠完成這次游歷而未致完全解散，却是出於寇軍的恩惠。到甯之日，誰也不知道，這次是來觀光偽組織開幕典禮的，還是來視察它的組織過程。對於記者團的招待，也沒有統一的辦法。還是後來寇軍方面，出來了幾個軍官，很客氣的招呼；原任招待外賓的那些中國人去敬了，記者團才算走出了五里雲霧。

冬冕齋隨筆 鬼谷子

葉德輝

北伐之際，各省農民協會勃興；為之首者，良莠不齊，桀黠之徒，往往挾農民為己用，以打倒土豪為號召。一時小康巨室，鄉黨精神，人人自危，洵洵滔滔，不可終日。時有湘潭人葉德輝，藏書甚富，學問淹博，為三湘開閉之望。農會中人曰：「是頭號土豪也，宜打倒。」執之，置於長沙教育會廣坪，萬頭攪動。葉南畝之夫也。會魁曰：「葉某可殺乎？」曰：「殺！殺！聲如雷轟。」又曰：「欲殺之者舉手！」一場靈舉。然羣中亦有不知葉某何辜者，聞人呼，隨聲附和；見人動，屈伸其臂而已，定讞後，當殺之。臨刑，葉氏索筆手書一聯云：「農運展開，稻梁殺麥黍稷，一殺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羣。」災罹尤妄，猶復笑傲罵人，其幽默處大有金聖嘆風味。

聞此者與紹興蔡子民先生於光緒中同登翰苑。今聞蔡氏易簪之耗，連類憶其事而誌之確否待考。

花邊

贛省廣信一帶，呼銀幣曰「花邊」。或謂銀幣鑄鑄花紋，故名。

近客信江，以詢某老儒，對曰：「花邊為貨幣二字之雙聲轉變，此間人呼一貨一音曰「花」，即他處亦有呼貨色為花色者，皆鑿鑿可據者也。」

中國事物之名，沿傳既久，往往諧音轉變，漸失原義，如紹興人之呼鹽民為大（劣）「花」，亦其一例。

假使大家的目的，祇是遊覽享樂，這次也可以說是不虛此行，記者們要什麼有什麼，所出的唯一代價，是「多謝」。每晚都有筵宴，不是日人請，便是偽官員請，出席酒席的，每次都少不了那班日本藝妓，每日都前去游山玩水，或野餐，或圍宴，誰也不許不去。不時還有整隊的領有日本照會的汽車，由日人為司機，候候記者團的命令載往游市內任何名勝地點，他們的招待太殷勤了，有某幾位記者，起初不免抱怨說，這簡直使人無心去注意採訪博於新政府產生的新聞，但大家後來全都明白，這種轉移視線的辦法所以會被這樣密地採用，其本身就對南京的真相，向人們告訴一清二楚。

在還裏，日人並沒有公然行賄，寇軍中人一文不拔，捨不得為這件小事，拿錢行賄的。但他們這次如此殷勤招待，無疑是想替偽組織的開羅，博取國際——尤其是美國——記者們的暫時觀望，使他們一時不去口誅筆伐，以造成不利於他們的外國輿論。

實則任何批評都是用不著的；錢一般的事實，已經自己告訴大家了。當偽中政會議正在國際聯歡社的餐廳裏通過乾脆的決議案時，記者們却在收集關於人類行爲的零散記錄。他們正在拿南京的現象，和寇軍首腦的陳詞，互相對勘。寇軍首腦說，中日「互助」，「絕對平等」的時代，就要到臨了。可是南京的中國人民，不論貧富，還是要照常習慣，行路經過每個站崗的最低日本兵之前，都得脫帽行禮。

甚至赴紫金山山莊，總理陵墓那一趟旅行，也極有趣味。因為陵園是由一隊永久駐紮在那裏的寇軍守衛的。記者剛離開的時候，有一班偽府官員也來謁陵，這時候，才見一隊穿着鮮明制服，手拿毛瑟槍的汪逆衛隊，到山下的大道兩旁去站崗。

日寇雖然是在使用種種方法，壓迫漢奸們盜賣祖國，漢奸們自己，却永遠在辯說並非投降，還要設法譬喻，證明日寇並無完全無稽的口頭禪與事實完全相符。舉個例子，汪逆的黨羽湯道良曾對新聞界作如下解釋：「中國決不對日賠款，即在償還損失的基礎上，暗中償付賠款的事，都不會做。」可是談到後來，他又承認中國也許可以「借筆款子」給日本，去償還日本因戰事而受的損失，而這筆借款的歸還，則留待他日討論。

那是我們旅甯的三日，早餐時，湯氏對地宣稱，某些美國報紙，對於偽組織的批評很壞，他因此之類感不適。人家一批評，他們便感覺不適，即此可見偽組織的中堅份子，對於他們的「事業」，是如此地缺乏自信。

可是湯氏的不適，馬上尋到宣洩的途徑。他轉向兩位美國記者說，美國人辦的幾家報紙——即上海大美晚報等——我現在給他們三三個月，去撤銷他們一切反汪的言論。假使在指定期限內，他們未能改過，他們的報，將根本不能出版。隨後他又追加的說：「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不用日軍幫助，我自己就能幹。我將以仇視對仇視，以暴力對暴力。」湯氏這樣的流氓吐詞，大家為之聞堂而笑。

記者團這次旅行，對於組一府一消息，可以說是毫無所獲。事後才知道便是日寇自辦的同盟社，也比他國通信機關，早得到消息三個到六個鐘頭。汪逆和板垣等，也都略談過，但一樣不著邊際，兩人都不過是把一些強詞奪理的舊話，重說一遍。汪逆是站著向記者團致詞後，即不讓大家發問，板垣則跪

傲地坐在沙發上對記者們說：「中日關係，雖然已漸趨於理想化，大家却應記住：社會和道德，應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上，加以判斷。即平時的觀點與戰時的觀點——而日本是在戰時。」

寇軍中人，對於汪逆組一府的批評，有一位高級寇軍官長，在酒後很簡單地道出：「這班廢料！記者團在滬甯火車上，還遇見一個寇軍的軍曹，他表示了相當的意見。他說：『這是一堆太糊塗了，似乎不會有結果的。』」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余非因抗戰，未必游信江；不至信江，未必聞老儒之說。或謂抗戰有利於學術，觀此信然。

團恭免官

顧亭林日知錄餘卷說：「宋顧延之初仕晉，爲鎮東司馬，坐團恭免官。」按延之字延年。臨沂人。文章冠絕當時，與謝靈運齊名。

團恭免官，於私不喪德，於官不敗紀，獲免官，未免過當。意者，好之成癖，坐廢公事。故貶之，以正官方也。

今之士大夫，有以博滷爲戲者，呼朋引類，廢寢忘食，爾詐我虞，傾囊擲注，職守日弛，廉操日墜，其害有什倍於團恭者。中央嘗申嚴禁文武官吏賭博之令，執法以繩，責在有司。

教民職

日知錄餘卷又云：「楊氏據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台主簿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紛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此與今日培養民衆武力政策相似。明恥教戰，聖訓所垂；偃文修武，亂世尙焉。

米價

兩較秋兩餘隨筆云：「宋岳珂愧鄉錄載：『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楠傳：『永甯宣撫崇明反攻貴陽，官原告竭，米升值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社會經濟家言：「穀賤傷農，粟貴病民。」二者皆世變之象。

今日米價期高，民有如珠之嘆；升米廿金，不知爾時平民如何度日？然以今視昔，猶可以五十步笑百步矣。

新聞界的反汪運動

· 王 文 彬 ·

汪逆兆銘自前年發出離電後，即繼續不斷的煽動，詭稱主張和平，實際實圖求榮。因陰謀不逞。乃隻身降敵，秘走敵京，與敵寇結不解緣。汪逆由敵京歸來，即盤居滬西，為敵寇幫辦特務，破壞許多抗戰建國事業，慘殺無數愛國志士，已屬罪大惡極。近又因敵寇之嗾使，率領羣奸，紛集南京，扮演傀儡劇，企圖欺騙世界人士，破壞我神聖的抗戰工作。

持正義的報紙。如負責人不受利誘，乃分別誘惑各報新聞從業員受其愚弄，進行恣意「文化毒素」的工作。無論擾亂金融，破壞邦交，離間團結，侮辱黨國要人品格，搖動前線將士抗敵決心等等，只要秘密擔任一種，即可逞其奸謀。如收買不成，便顯出一副殘暴的猙獰面孔，照

汪逆的一切漢奸理論與背叛行為，當為新聞界同人所早悉，所以首先揭發，不斷攻擊。截止今日，不但國內新聞界會聯名通電致討，即各國輿論界，亦紛予汪逆以痛斥，已成風起雲湧的反汪大運動。本來，全上海四五百萬市民，雖在敵寇包圍中，仍因正義報紙的堅強努力，尚可隨時看到正確消息，獲得精神上的安慰。汪逆為達奸謀，首對新聞界採取種種卑鄙手段。一面多方尋求線索，進行收買各報負責人，根本消滅主

例是：先投恐嚇信試一試，如無效果，接着便是登報指手揮腳搗毀，或是派暴徒到處收買，擄劫，焚燒報紙；同時，對不受利誘威迫的報人實行暗殺，綁架，企圖威脅報紙改變態度。兩年來，敵奸在收買方面的成功，雖未達到幻想的目的；但是上海文匯報，每日譯報，導報等報的停刊，都是敵奸陰謀的具體結果。香港方面，也有若干沒骨氣的報紙改變了態度。雜誌方面，滬港都有立以模糊的刊物出現。

遭受敵奸襲擊破壞的報紙，計有：上海中美日報，大美報，大美晚報，華美晨晚報，大晚報，大英夜報等。但是歷退愈甚，反抗力愈高，中美，大美等報雖屢經艱危，而態度反愈嚴正，言論更見透關，使敵奸恨之入骨而仍無如之何。被敵奸陰害的報人，首推大美晚報副刊編輯朱愷公先生，敵奸難殺死朱氏一人，但更激起全體國民熱烈的情緒，致送朱氏家屬的獎金，共達兩萬餘元。敵奸企圖的又一做自，結果適得其反。敵奸每次暴行中，各報館職工亦有傷亡者。此外，中美人報編輯夏仁麟等，曾被奸徒綁去。報人受恐嚇的更不計其數了。敵奸的殘暴猖獗，確是無以復加了；可是，新聞界的反汪態度，並未稍變，無論內地與沿海的報紙都是一樣。（自然除佔領的點線地方除外）相反的，對於汪逆的攻擊更劇烈了。自高宗武陶希聖揭發汪逆密約後，全國各報除各別予以斥責外，曾有一百二十五家報館聯名通電，嚴斥汪逆。新聞社團通電討汪逆者，還有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總會及各地分會，成都新聞記者協會，新加坡星洲日報，總匯報，星中日報，檳城星報，日報及華北後各新聞機關等。上海新聞界處於敵奸包圍中，在汪逆叛國之初，即開始痛斥。申報，大美晚報大英夜報曾以「汪精衛之怪誕主張」，「汪精衛之獨脚戲」，「汪兆

銘自絕於國人」為題著論痛擊。迄汪逆傀儡戲籌備出演之際，上海各報言論更見犀利。大美報題曰：「魔鬼的誕生」，大英夜報題曰：「中山陵墓前之罪人」。但國內新聞界痛感汪逆等之降敵賣國，不能不予以嚴厲的詆討；即友邦新聞界亦因主持正義關係，會指斥汪逆賣國。莫斯科真理報，很久以前，即以「漢奸汪精衛一為題，紐約時報近更指斥汪逆的賣國行為，竟至忘懷日本侵華的罪惡，致引起外報的評論，實屬咄咄言取云云。

汪逆早蓄逆謀，故在港滬兩地，都有其個人活動工具的報紙，如香港南華日報，上海中華日報皆是。此種報紙，專為汪逆私人利用，會不斷作背叛民族利益，破壞抗戰宣傳。所有愛國志士，莫不欲早日搗毀，終以敵奸戒備嚴密，不易着手。直至去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紀念日，香港「南華」，「天演」，「自由」三報反汪工友全體八十餘人，奮制發換好播毒，爭取國家民族生存，始毅然罷工離職，立時引起全國各界的同聲援助，踴躍捐款。反汪工友二十餘人並組織回國服務團，離港來內地宣傳，現已行抵重慶，實為新聞界勞工界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

兩年來，新聞界與汪逆的英勇搏鬥，是值得我們表揚的，現在漢奸報紙，尚在繼續助敵為惡，我們的反汪的鬥爭，還要更擴大，更深入，直到奸徒與倭寇同葬太平洋前後已。

徵求創刊號
如有本刊創刊號願出讓者，請開明條件，寄交本刊編輯部。

為楊格在東京被捕

給美國報界的一封信

美國報界諸位先生：

美國國際新聞記者楊格先生於上月二十一日在東京被捕，我們當時聽見這個消息，就很關切；嗣以聽說即可恢復自由，所以未作任何表示。後據東京電訊，楊格氏非但未復自由，日本軍部且以其觸犯軍刑法，而將處以三年以下之拘役。我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憤怒。想諸位對於貴國同業遭受此等不幸，一定非常關切，我們願以國際同業一份子的資格，對諸位報告一些事實，並述說一些感想。

(一) 楊格氏是美國籍的一位新聞記者，旅日多年，在日本朋友甚多，會說很流利的日本話，在神戶主辦英文廣告報(The Advertiser)，實際是日本的一個朋友。請想一個第三國人，在日本那樣一個國家裏，能主辦一個英文報，若在日本軍政界裏沒有好感，沒有朋友，是絕對辦不到的。

(二) 楊格氏雖旅居遠東多年，一向住在日本，與中國毫無因緣，毫無關係；中國人士之知道有楊格氏其人，還是自他這次到中國來始。他最近到中國來，母寧是以日本社會的朋友的資格，因關心中日戰事的情況而來的。我們的政府因為他是友邦的新聞記者，雖是來自日本，為尊重國際間的新聞自由，也未會拒絕他人境採訪的要求。楊格氏曾到過重慶，當地許多同業會與他會面，本報記者也曾與他晤談過。據我們的考察，以及一般人的印象，楊格氏絕無特別同情中國抗戰及反對日本侵略的意味，他只是一般具有中立眼光的普通國際記者。在他的談話中，絕無憎惡日本的表示，且常有為近衛等日本政治家揄揚辯護之辭，所以在中國人士裏，還有不少人懷疑他負有日本方面任務的。

(三) 由於以上兩點，可見楊格氏這個人，絕無援華抗日的意味，且多少帶有對日好感的一個中立記者。他到重慶之後，我們政府只給他以普通國際記者的便利，政府負責人也與他未有往還。但是，他畢竟是一個新聞記者，他到重慶後，發生了一個忠實的新聞記者所應該具有的興趣。因為他在東京所聽到的日本宣傳，說：中國軍事失敗得不可收拾，人民困苦得不成樣子，重慶破壞得已無人烟，甚至政府機關已掛了紅旗；但從他的眼睛所看到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此，使他發生了興趣，發生了突破偽宣傳而考察事實真相的興

趣。他在重慶，見了不少的社會人士，考察了許多的社會情況，他訪問過日本俘虜，且曾看過過俘虜演戲。他最初很懷疑日本俘虜演戲之事，以為是朝鮮或台灣人，或由於被迫；但經他看過之後，知道的確是日本人，說的是純粹的東京話，且演戲極認真，是發自內心的反戰；因此他更親自訪問日本俘虜，而親切認識了日本戰士的內心。這興趣，又引導他瞭解了許多問題的真實性。

(四) 他在中國考察所得，到香港後曾給美國報界撰作了幾十封通訊。這些通訊，我們未全讀到，就會看見的一部份說，其內容絕無偏袒中國貶毀日本之處，只是忠實的報告一些事實。他所考察的事實，不僅報告給美國，並且準備報告給日本；看他的坦然返回日本，可見其居心無他，甚且以為是替日本朋友考察些參考資料。但是，這一個忠實坦白的國際報人，竟觸怒了日本軍閥，被剝奪了自由，被拘禁了身體，且將處以刑罰！

對於這件事，我們極端同情楊格先生的不幸，極端憎惡日本軍閥的橫暴。這件事，是表示日本國家的野蠻與橫暴。在日本的國家內，不許有一絲一毫的思想自由，並且蹂躪到國際報人的言論自由。楊格氏為什麼獲罪於日本軍閥？就因為他還公正，忠實，而有良心。新聞界公正，忠實，而有良心的言論紀事的自由，這原是現代人類文化最寶貴的收穫之一，而日本是不容許這種精神存在的。美國是崇尚民主的，尊重自由的，這精神是現代人類文明的要素之一；我們中國對美國這種立國精神向極欽仰，且在努力奮鬥，使國家走上民主自由的途徑。而日本，却極端仇視民主與自由，必欲掃除之而後快。這次的楊格案，在國際新聞史上是一件大事；在國際政治關係中也是一件大事。這件事，是日軍閥蹂躪美國記者的自由；而在美日商約失敗之際，發生這件事，尤其是日本對美國的一種侮辱與報復！這件事的意義是：在遠東，絕不許有新聞記者作忠實報導的自由；在遠東，絕不許有公正之口置喙。這就是言論的封鎖，這就是精神的獨霸！充類至盡，要國際報人都作日本軍閥的俘虜或奴隸！這種乖戾的觀念不予糾正，這種橫暴的行為不予制止，非但國際報人今後不能再執行職務於遠東，美國的權利利益也將不能存在於太平洋的西岸！

我們相信，美國同業對於這件事一定很震動，很憤怒。美國向來是與輿論的國家，重視言論的自由，現在日本是這樣的蹂躪國際言論的自由，是這樣的侮辱美國報人；相信美國同業一定極注意這件事，對日本必將一致聲討，以爭取國際言論的自由及國際報人的人格！

這件國際報界的不幸之事，發生在遠東，又恰是為忠實報告中國新聞的美國同業所遭受，我們真是萬分的同情，萬分的憤怒；我們謹將這一點同情與憤怒之情，寄給太平洋彼岸的同業，共為國際言論的自由奮鬥，共為國際報人的人權珍重！（大公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期文字由金華區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第二五一號審查證